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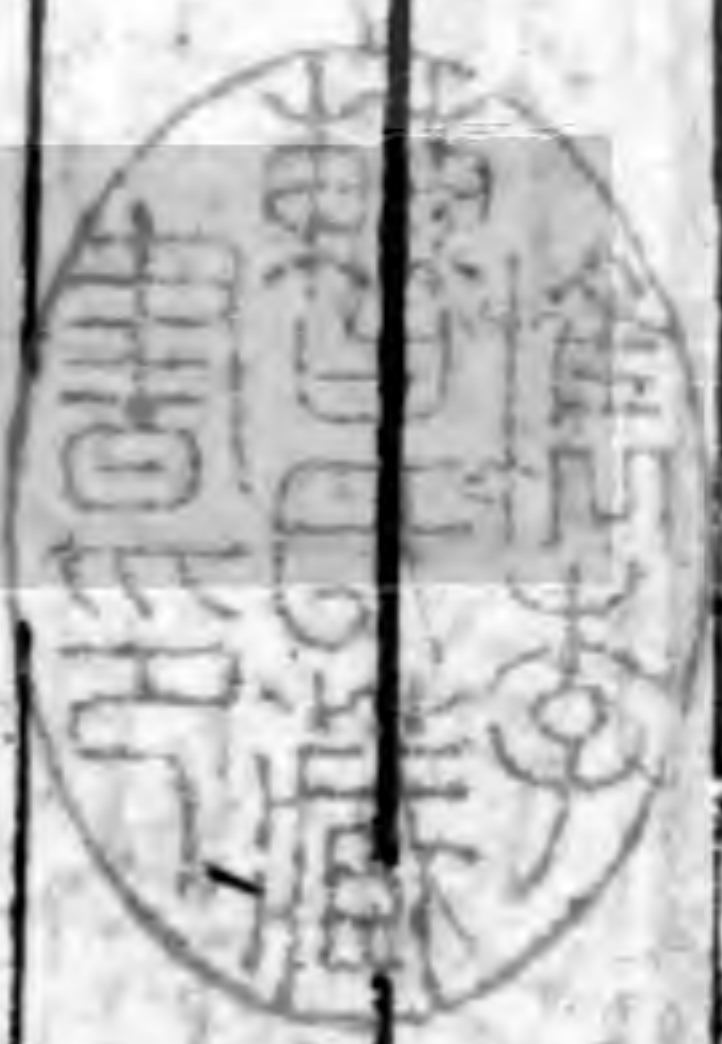


漢黃氏日抄分類卷之三十三

讀本朝諸儒理學書

周子太極通書

太極圖說 無極而太極以下詳太極之理此圖之訓釋也惟人也得其秀以下言人極之所以立此所以書圖之本意也蓋周子之圖太極本以推人極之原而周子之言無極又以指太極之理辯析其精微正將以歸宿於其人而豈談空之謂哉象山陸氏嘗以無極之字大易所未有而老莊嘗有之遂疑其非周子之真今觀圖之第二圈陰陽互根之中有圈而虛者即易有太極之躰也其上之一圈即學取第一圈中之圖而虛者表而出之以明太極之不雜乎陰陽單言太極之本躰也單出本躰於其上初無形質故曰無極而太極所謂無極者實即陰陽互根乎之太極未嘗於太極之上別為





一圖名無極也恐不必以他書偶有無極二字而疑之惟洞見太極之理以自求無愧於人極之立此則周子所望於學者耳

晦庵講明無極此二字雖老子之所有而人皆知非老子之李象山辯駁無極雖斥其為莊老而人反議其穎悟類禪孝而禪孝即源流於老莊此固非晚季敢議其實老子之言無極指茫無際極而言周子之言無極指理無形本而言象山高明言不曉此一時氣不相下始為此言其時奈東萊自悔鵝湖之會輒復妄發則象山之本心篇可知

太極之理至精而太極之圖難狀得晦翁剖析分明全二尺童子皆可繞室而觀性命之源以為脫去凡近之基本即蓋反行實修其在我者矣或乃因其餘說或演或辯浸成風俗不事躬行惟言太極嗚呼周子亦不得已言之孔子惟教人躬行耳

躬行耳

通書

誠上章主天而言故曰誠者聖人之本言天之誠即人

之所得以為聖者也誠下章主人而言故曰聖誠而已矣言人之聖即所得於天之誠也誠哉德章居第三者言誠之得於天者皆自然而幾有善惡要當察其幾之動以全其誠為我之德也聖章居第四者言由誠而達於幾為聖人其妙用尤在於感而遂通之神蓋誠者不動幾者動之初神以感而遂通則幾之動也純於善此其為聖也誠一而已人之不能皆聖者係於幾之動故慎動為第五動而得其正為道故道為第六得正為道不淪於性質之偏者能之而王之者師也故師為第七人必有耻則可教而以聞過為幸故幸次之聞於人必思於己故思又次之師以問之矣思以思之矣在力行而已故志孝又次之凡比十章上窮性命之源必以體天



為孝問之本所以脩己之功既廣大而詳密矣推以治人則順化為上下與天同功也治為次純心用賢也禮樂又其次治定而後禮樂可與也繼此為務實章愛敬章又所以斟酌人品而休休然與之為善蓋聖賢繼天立極之道備矣餘章皆反覆此意以丁戒人心使自知道德性命之貴而無陷辭章利祿之習開示聖蘊終以主靜庶幾復其不善之動以歸於誠而人皆可為聖賢焉嗚呼周子之為人心計也至矣諸子之書與九文集之行於世者或累千百言而僅一二合於理或一意而敷釋至千百言獨周子文約理精言有盡而理無窮蓋易詩書語孟之流孔孟以來一人而已若其闡性命之根源多聖賢之未發尤有功於孔子孟較之聖帝明王之事業所謂揭中天之日月者哉

本朝理學闡幽於周子集成於晦翁太極之圖易通之書

晦翁萬世莫之能明也肅然莊誦之為快何啻蟬脫塵泥而鵬運之真哉謹按通書慎動一章周子曰動而正曰道晦翁釋之曰動之所以正以其合乎幾所共由之道也愚竊意慎動常有謹審之意動而合乎正是即為道周子本意恐亦止此若請合乎道此動之所以正是乃動而合乎道曰正與動而正曰道又成一意恐因此而發明者耳又務實一章周子曰君子曰休小人曰憂晦翁釋之曰實修而無名勝之耻故休名勝而無實勝之善故憂愚竊恐小人未必知以無實為憂果能憂其無實是即君子之用心矣何名小人或者小人飾偽無實之心自宜崎嶇而多憂書曰作德心逸日休作偽心勞日拙周子之所謂憂恐類書之所謂勞者耳姑併誌之以俟知者問

通書稱禮先而樂後又云古者聖王制禮法修教化二綱正



九疇叙百姓大和萬物咸若只作樂以宣八風之氣以平天下之情愚謂此與虞廷命官終以典樂之意合自魯生有實德百年然後禮樂可興之說儒家者流遂挾禮樂之文物而度焉希世盛事以傲一出謂非我莫能致如王通氏是也至柳子厚又矯其弊稱樂不能移風易俗較之周子之書彼皆所謂野人議筮者哉

周子後錄

遺事十五條○濂溪為南安獄掾程太中一見知非常人二子年方十五六聞其論道即厭科舉業此元氣胥會之一機譬之出世則風雲會之象也天實為之豈伊人力也哉其相與授受之要在尋顏子樂處與所樂何事顏子之樂則周子於通書固嘗言之曰見其大而忘其小焉爾大者性命之源道德之至真至貴小則所謂芥視軒冕塵視金玉者也天然

故豈風弄月自然不勝其樂如吾與點也之意亦止由浴沂舞雩脫然自有真樂不見大國是民小國為相區之必於有行之為滯素耳周程之相與領會其大若此而其剖示於通書者又顯者若此後世有能篤信而自得之其樂豈有異乎哉若其極論天地所安之趣以至於六台之外則周子高明而博考極造化自然超詣者未宜過而問也顏子所樂之趣實吾心固有天地所安之趣於人事無闕

遺文

便風俗源之意大林寺詩云天風拂巾袂縹緲竟身輕有蕭然出塵之意養心亭說充廣孟子之說以極於聖釋之祝祠推明聖德之久以同乎天愛蓮說又所以使人知天下至富至貴可愛可求者無加於道德而芥視軒冕塵視珠玉者也

事實

一編晦翁蓋集潘誌蒲碣為之其間取舍皆有意而復取



黃大史之說終之以其最善形容有道者氣象也義理雖備於太極通書而世或莫之能曉一程雖因之以發明道學而未嘗表章其書晦翁於堯學混淆之餘極討論抉擇之力故其於事實不過兼取一氏以存證而辯正尤詳於跋語然皆為周子後錄設也已復更端錄一程之語四章而後提通書以終其說或者晦翁衛道之意於斯乎在矣大抵一程本志乎周子而當世猶未皆知周子之道通書本發明太極而或者反又設攻太極之非故錄程語者所以證通書證通書者所以證太極圖論翁拳之衛道之意儻在於斯乎若曰推一理二氣五行之分合以紀綱道體之精微決道義文辭福利之取舍以振起俗學之卑陋竊意該括通書莫此為要而所以警悟人心者至是益簡切著明矣

後錄補遺之文凡二十一皆蜀人度正編求於故家遺俗之傳

梯訪於高崖危燈之刻亦可謂忠厚之至者矣公之文不特詩文書帖見錄而賀傳者之名刺亦見錄公之文所及不特親黨交游見錄而守墳之周興全家姓第皆見錄然則片言隻字餘音遺跡使後世皆寶愛之而不忘此其所本固自有在而世之富貴人借儒求名自為巨編以供人翫說之用者亦何愚哉

濂溪年表○先生生於真宗夫禧元年丁巳終於神宗熙寧六年癸丑年五十七幼孤依舅氏鄭向奏補曆官分寧簿南安軍司理裨令桂陽令知南昌縣合州判官通判虔州未州攝邵州事廣東運判擢提點刑獄以病乞知南康改葬其母乃上印分司南京二子壽壽後皆登第壽官至司封壽至待制先生之學傳二程四傳而至晦庵南車始注釋太極圖通書以推大先生之學晦庵之門人度正又訪舊聞以此表附



載孔文仲蘇文忠黃太史之稱詠而辯或者謂圖出於陳搏  
說本於老子李傳於鶴休壽涯者皆非且備錄魏了翁請謚  
臧格定謚後觀復覆謚之文所以發明先生不闡理李有功  
萬出者其悉謚之曰元蓋嘉定十三年六月云○魏鶴山請  
謚一書可以成誦臧格發明謚元之意其用工於先生之李  
甚深非世俗文人可及特恐未後稱潘興嗣何人敢誌其墓  
頌竟抑揚之過耳昔孔子歷聘天下從游三千然非後出子  
思孟子則不能發明其盛蓋陽之暢也暮春日之顯也中夫  
天下事未有不待乎父老周子之享雖傳於二程實顯於晦  
翁凡今世之能言周子者皆晦翁緒餘也而可貴潘興嗣之  
知周子不能如今日乎且潘不特誌先生之墓也先生母夫  
人之墓實先生請其誌竊計先生平日之所敬實無以加於  
潘如蒲宗孟雖一時聞人而其為先生之墓碣晦翁不之取  
而取此竊意所取以證先生之圖說者亦無以加於潘  
自古有道之士堙沒無聞於世者多矣豈可以潘之功業不  
見於世而輕加謚乎且不待圖也濂溪在當時亦何嘗如今  
日之顯之其曰善談名理此亦正言先生之實太極二氣五  
行之說此正名理之深者亦不可以名理二字管人嘗有之  
而例以為非且其言曰作太極圖易說易通數十篇作之一  
字鑿然可知此圖之創出於先生潘乃先生平日交游之  
舊所載無非實錄近世設攻太極圖者惡潘誌之害已也故  
鄙潘今尊信太極圖者亦從而鄙潘耶藉曰以誌屬潘為出  
於先生子弟以母夫人誌屬潘者實出於先生又果何說耶  
定謚之文知先生者也惟斥潘一語乃與晦翁相反愚故不  
容不言之若覆議援王通太極合德為言且曰夫子生於晚  
周果何與乎太極此與周子之說不同則不必言可也



附錄

潘誌語平意密蒲碣若視先生為物外人所載稱美熙寧新政之家書當是先生望治之實意蒲非敢誣也前輩疑之蓋見新法既壞為賢者諱耳

邵州夏李靜江祠堂廣東憲司祠堂皆南軒為記

晦翁先生江州書堂以天所界為說曰不繇師傳默契道體建圖為書根極要領嗚呼大哉言乎其記邵州祠堂之說曰有以闡夫太極陰陽五行之奧而天下之為中正仁義者得以知其所自來其記隆興祠堂之說曰所謂太極云者合天地萬物之理而一名之耳以其無器與形天地萬物之理無不在是故曰無極而太極以其具天地萬物之理而無器與形故曰太極本無極其記邵州祠堂則舊以張九成侑祠而更闢以特祀其記袁州祠堂則以胡文定魏按嘗請祀二程

而未及先生其記婺源祠堂則欲人讀其書求其指以反諸身而力行之南軒之為記多言其發端之功西山真氏之為記多言其講明性道教之功鶴山魏公之為記多考訂古義以詞其師為非古且痛惜學者徒尚虛文而不能行若夫先生之譜系鄉井祠堂本未則龍維藩之記為詳凡集此者皆度正云

程氏遺書

卷一蓋李籲字端伯所錄而伊川嘗謂得其意者○二初呂與叔從張橫渠張死而入洛所謂東見錄也附東見錄亦與叔所記○三謝顯道記憶平日語○四游定夫所錄○五六七八九皆不知姓氏○十洛陽議論蘇昞錄○十一劉絢質夫錄明道語○十二劉質夫錄明道語○十三十四皆劉質夫錄明道語○十五關中學者錄伊川語○十六己巳冬所聞不知何人所



記○十七亦不知何人所記或云周行已或劉安皆求嘉人  
程氏發明孔孟正學於千四百年無傳之後微言奧旨特散  
見於門人之集錄賴朱子起而搜逸訪遺始克成編其充切  
於日用者已類而爲近思錄矣然朱子之錄近思必丁寧學  
者更求之全書及考其所編全書乃稱伊川自謂惟李籲得  
其意故以爲首篇且反覆詳論謂失之毫釐則其繆將有不  
可勝言者然則學者之讀遺書全編其又可不謹乎百今觀  
之孔子夢周公一也張繹所錄則謂晚年不遇不復夢見鮑  
若若所錄則謂若魯夢見大段害事夢周公何害事之有殆  
惑於異端真人無夢之說耳是鮑之錄不若張之近人情賜  
不受命一也游定夫所錄則謂不受天命不知姓氏所錄則  
謂不受爵命子貢蓋嘗結鄰國矣何嘗不受人之爵命是  
或者之錄不如游之得事實乾坤之子之說一以爲此非退

處而用六子一以爲六子之用即乾坤是甲之錄不若乙之  
通養生延年之說一以爲人力可勝造化一以爲天命不可  
損益是前之錄不若後之確善惡之判曉然也錄言謂惡亦  
不可不謂性又謂天下善惡皆天理此雖窮極底蘊之辭然  
恐不若直言擇善之爲徑鬼神之事難明也錄言謂風肅然  
起於人心之怖畏又謂雷擊人起於惡氣之排解此雖曉諭  
世俗之辭然恐不若泯於忘言之爲得謂以心知天爲未然  
而謂心即是天固於知天之上加通徹矣若夫謂道不可離  
於才然而謂道豈有可離不可離何其蕩無繩墨也此暢渚  
夫之錄未子注其多非先生語歟以至誠贊天地爲未足而  
云同此一誠何助之有固於天地聖人之誠加混合矣若夫  
謂謹禮者不透可讀莊子何其矯枉過正也此劉元承之錄  
朱子又注其爲別本所增歟洒掃應對與佛家默然處合此



殆言工夫之始耳程子平日之言本斥佛學之無用而謂吾  
儒自洒掃以上便是聖人事也敬其心不接視聽此殆指收  
斂之極耳程子平日之言本主視聽之以禮而斥禪學之絕  
耳聞目見為喪天真也大抵孔孟之學大中至正之極而二  
程之學正以發明孔孟之言不幸世之黠者借佛氏之名售  
莊列之說蕩以高虛舉世生長習熟於其間而不自知聞程  
子之說稍不加審則動必陷入於彼今欲辨程錄之真偽無  
他亦觀其於孔孟之說相合或於莊列之言相似與否耳程  
門高第才莫過於謝顯道何其所錄程說之可疑亦莫多於  
謝顯道耶第一條抄錄以鸞飛魚躍為活潑潑可守  
語求之孔門惟見其云君子之道造端夫婦耳第二條言切  
脉第三條言觀雞雛而皆指以為仁功脉觀雞殆於機觸神  
悟求之孔子唯曰居處恭執事敬而孟子亦以惻隱為仁之

端耳謂堯舜之事如太虛中一點浮雲過目何其與四海困  
窮天祿永終之戒異也謂與善人麤壤了人何其與母友不  
如已者之意殊也謂莊生形容道體之語為儒學謂老氏谷  
神不死一章為最佳此殆其本心之形見而記憶其師平日  
之言亦粉澤於其所學自成一家之後矣揚子雲有言適堯  
舜文王為正道非堯舜文王為他道愚亦謂合於孔孟者程  
錄之真異於孔孟者程錄之誤

### 道與德為虛位

老子貴道德而賤仁義吾儒即仁義而為道德此毫芒疑似  
之間韓子將辭而闢之亦難乎其言矣故曰道有君子有小  
人德有凶有吉而道德為虛位若曰道德之名一也而實不  
同儒者以仁義而居之則道為君子之道而德為吉德老子  
舍仁義而欲居之則道乃小人之道而德乃凶德耳其立辭



之精措意之工剖析是非之要切以未有過於虛位之說也  
程錄非之豈亦門人之誤歟合俟知者而請焉  
周亞夫軍夜驚

軍夜驚而亞夫不動善矣程先生以君軍猶驚何耶亦未得  
為盡善愚謂小人羣睡偶有驚驚而衆隨之此類多有乃出  
不測亞夫能使身之不動安能使人之不驚若行軍而有驚  
擾則可貴主帥之未善耳古人倉卒處變難能之事後世平  
居暇日加求全之毀若此類甚衆如程先生特借此以明事  
理之極耳後李未易輕言也

書附錄

明道先生行狀

高祖羽少師曾祖希振震部祖通贈開府父駒太中先生生  
而秀異未能言能指金釵墜髮十歲能詩賦彭思永許妻以

文中進士第主事縣簿南山石佛歲傳其首放光先生成其  
僧侯復現當取其首就觀之自是不復有光再調上元均因  
稅塞積提云一命之士苟存心愛物於人必有所濟見人粘  
飛鳥取其竿折之移普城令教以孝弟忠信為監察御史重  
行與荆公議不合求捕外差京西提刑辭改鎮寧軍判官蔡  
平反重獄塞曹村河決監京西竹木務知扶溝事除焚舟之  
賊朝廷除田稅獲除者皆頌民先生為約前料獲免者今必  
如期而足於是惠澤始均爭王中括牧地曰民徒知今日不  
加賦不知後日增租奪田則失業矣監汝州酒稅 哲宗嗣  
位召為宗正丞未行以疾終先生少從周茂叔辨異端似是  
之非開百代未明之惑謂孟子沒而聖學不傳以興起斯文  
為已任子端慤端本  
明道之歿伊川狀其行求銘於韓持國而文潞公題其墓伊



川段洛人畏黨禍送喪惟四人曰張繹范域孟厚尹焞又焞  
暮出城乙夜方至者為邵溥迨晦庵朱先生始訪其事為年  
譜云

程氏外書

朱公揆錄拾遺大率言詩多於字上求意物上求義其於一之  
日二之日不謂變月言日云猶今之道如何又如何此說亦  
異於衆

陳氏本拾遺多說論語其合錄者已見梅翁集注

李參錄拾遺以望道未見為望治道太平恐於本文有增

馮本拾遺云王輔嗣韓康伯只以莊老解易又云論孟只與請  
便自意足愚謂此皆切當之語與他錄有疑似者不同

羅氏本拾遺云文意雖解錯而通理者不害

胡氏本拾遺溫公欲盡去元豐間人程子謂侯仲良曰若字

之為君子孰不為君子此等事教他門自做未必不勝如

尹子親注云此段可疑蓋意其非程子語也然邵氏聞

見錄亦載伯淳與韓宗師語云當與元豐大臣同若先分黨

與他日可憂則胡氏本所載未可以為疑也豈但氏自有此

論尹子鑒後來調停之禍而疑之耶然自古亦未有君子小

人共事而可成功者第惟伯淳自足以服熙寧諸人之心必

又有所以處之之道耳

侯師聖以明道先太中而卒故立廟自伊川始以伊川子端

參主祭

游氏本拾遺王者天下之義主也孟子所以勸齊之可以王

春秋錄拾遺謂書身者善義禽獸則知母而不知父人豈論

同母與不同母乎謂崩殯委於所可立使不失先君之社稷

而身父則義矣



大全集拾遺謂周禮不全是周公之理法○天下寧無魏公之忠亮而不可無君臣之義余謂此極論也然忠字合作變字○先生未嘗乘輅云分明以人代畜愚謂此佛氏之戒為佛者皆犯之吾國之貴者老者恐不可免餘當以先生為法○謂釋氏之說其歸欺詐始以世界為幻妄而謂有天堂後亦以天為公而卒歸之無佛有髮而僧復毀形佛有妻子舍之而僧絕其類至如夜食後睡要敗陽氣其意尤不美直如此奈何不下愚謂以此貴異端皆事實後亦心服

時氏本拾遺或問劉善曰尺蠖之屈以求伸也踈浹小臣一旦欲以新聞舊雜矣○教人者養其善心而惡自消治民者導之敬讓而爭自息

按此卷可疑者在首章謂老子言天地不仁以萬物為芻狗之說為是

傳聞雜記

明道嘗曰天理二字却是自家體貼出來愚按樂記已有滅天理而窮人欲之語至明道先生始發越大明於天下

伊尹謂鑄銅鐵寧虧本則盜鑄息賣官益寧減價則盜課增又謂江公變法未可動役法動即三五年不定其後無一不驗

伊川歸自涪見學者多從佛學嘆曰惟有揚謝二君長進嗚呼亦豈料其他學者之從佛未足以感世而他日之從佛能動人者正今日之揚謝耶

伊川嘗言今日之禍亦是元祐做成愚謂理亦有此但諸賢一時為天下救急有不奈何恐不可赦小人而反責君子耳豈責備果春秋意耶然無元祐諸賢恐不待靖康而後

南渡 雖 南渡又未必人心戴 宋如此

伊川與韓持國友善見即久留因子弟進以黃金楮二十兩詰



朝遂歸

謂孟厚木治一室李木在此洒掃潔淨莫更快人  
仁宗以折米六分太甚止令折五分及供進偶臚府曰習使然  
也仍令如舊又進飯有砂石含以示嬪御令勿語人此死罪  
也生荔枝供盡近侍欲買之云買之來歲必增上供之數流  
禍百姓無窮又一日夜飢思燒羊頭近侍乞宣取曰取之後  
必當備日殺三羊暴殄無窮竟不食凡皆明道云然嗚呼  
仁哉

伊川云若熟看語錄亦自得愚謂此當與伊川稱其在安用語  
錄之說參考

伊川與堯夫同里巷三十年世間事無所不論未嘗一字及數  
學惠謂卓哉人豪乎為士大夫而欲攻伎術者可以觀矣  
程氏經說

解○使所謂大道說有羲黃之書乃許行謂神農之言陰陽  
醫方謂黃帝之說此聖人所以去之常道亦去其二蓋為治  
育亦有史官以志自堯始耳

事之取大在推測天道以授人時既已迎日推策之復考中  
星以正四時其法明而易準其它庶事總云允鑿百工

請鯨之惡公議隔而人心離

納大麓為總錄庶政愚意恐合依文公說

詩解○商篇全解發明義理為多惟託興上求義處恐太實耳  
○亦言三百言其多爾曹國之小安得有三百之多左傳秉軒  
者二百人因此詩也

朋酉朋聚以饗

鉦人擊鉦者代鼓擊鼓者  
箴如鍼砭之刺病



文王侵廣土疆自阮始至于岐隴高山皆有之愚謂皇矣詩人紀實之言伊川平心之說也近世形容文王無此事是待之過高而曲為之辭其源發於歐公之秦誓論

春秋○傳序原鴻荒至漢唐世變詞約義精善言春秋者孟子之後唯先生一人而已傳至猶公九年餘以先生平日議論嘗及者附足之

謂周正月非春也建子言春者假天時以立義耳愚按此亦舊說必程先生不欲輕改然有可疑者蓋若謂冬為春則人事與天時皆不合或者建寅為正正月為春古今所不可易所謂改正朔云者不過各於其所稱歲首月朝聘祭饗以示更新如商之建丑十一月也書稱惟元祀十有一月未嘗改十二月為正月漢初建亥十月也漢史亦書冬十月未嘗改十月為正月以此而推春秋之春正月恐即自古及今之春

正月安得以十一月為正月而又就以十一月為春耶且詩

作於周如四月維夏六月徂暑七月流火九月授衣無非夏

正月令一書作於周末十一月之間中星候蟲亦無一不用

夏正惟孟子稱七八月之間旱也指為夏正之五六月然禾

稼早晚所至不同今江浙間十月穫稻而七八月間苦旱者

甚多如十一月徒杠成十二月輿梁成殆亦冬寒而濟涉耳

惟小戴禮之雜記有曰正月日至可以有事於上帝若可疑

者然此書出於漢儒恐因周以建子為歲首遂追稱正月未

可知漢改正朔兒寬等議曰帝王必改正朔至不相復推傳

序文則今夏時也此其證矣姑舍是而春秋言之春秋書秋

八月大閱時也今因以八月為六月遂曰盛夏大閱妨農害

人書冬十月雨雪亦時也今因以十月為八月遂曰建酉之

日未霜而雪此類安知非經文本用夏正不過據實而書耶



至若當時書法亦豈後世之所能盡知先生亦因自昔凡例之說而載之耳若書王於柏之元年曰以其弑立故正以王法於一年曰以宋督弑立故正以王法於二年不書王則曰以相無君故不書恐亦隨事意之耳夫弑立尤無君之大者也向使元年二年不書王則併為其無君而不書亦豈不可乎如書即位於隱莊曰不正其始不書於閔僖亦曰不正其始不書於柯宣定之書即位則以為弑君而自立故書恐亦隨事意之耳若以不正其始者不書即位則三君尤為不正始之六者又反可書乎相之有年宣之大年有年恐皆慶事之不容不書爾若曰相宣不應有而有之故書其異將治世來無水旱而亂世常必飢歉乎有年既以異而書則水旱無災交之類當為春秋之常何為而亦書之他如魯公曰青在彼侵伐者書入亦曰責在受其入者其說以為上不能

之天子下不能告之方伯而私與之戰也然古之天下難以後世兼制天下之事逆之也彼諸侯者非郡縣比各土其土各民其民有王者作不遇以禮相與王室一衰即勢不行周既東遷自保不暇豈能復命方伯以討不軌使小國見侵於鄰不與之戰而待上告天子下告方伯則茫如斲之鬼神國已奄忽為墟宗社之祀絕矣且世有倉卒被寇者救禦惟恐不亟乃責其不以聞官府而私自逐寇揆之人情恐亦未必然嘗謂春秋大義如尊王賤霸崇仁義而賤功利尊中國而外夷狄此先生所謂炳如日星者蓋天下萬世綱常之所賴其餘微辭奧義豈易推測自昔春秋家凡例之說豈易一一為之辭惟平心易氣隨其事而讀之善惡自見而勸戒存矣論語○自季而止子罕麻冕章皆先生所作論語說辭約義精多晦翁集注所取為據者自後乃其平日議論所及○孟子



止尺信書一章亦議論云

禮記○明道改正大孝以康誥曰以後釋明字新字止字者聯首章明德新民止至善之下然後及古之欲明明德一章以所謂誠意以後節之釋之伊川改正大孝則移古之欲明明德一章於康誥曰之前

程氏文集

明道表疏○明道事

神宗初疏乞定君志用正人次乞修孝

校尊師儒次論王霸皆根本之論其要尤纖悉於養士養賢之節目意者亦念人情之不古伊欲變化士習非徒法之所能行故先以君志而後及之故有曰禁衛之外不漸歸之於農則將貽深慮竊謂譬之於疾此尤劇證人主所宜力救者也其乞留張戢免往明州推勘苟振公事云朝廷以儒術進人而以徵策之事試之則抱道修業之士益難自進矣其諫

新法二疏云與其遂一失而廢百為孰若沛大恩而新衆志

又云設令僥倖小成而興利之臣日進尤非朝廷之福其議

論得大體如此

答橫渠定性書略云所謂定者動亦定淨亦定天地之常以其

心普万物而無心聖人之常以其情順万物而無情故君子之孝莫若擴然而大公事至而順應夫人之情易發而難制者惟怒為甚弟能於怒時遽忘其怒而觀理之是非亦足見外誘之不足畏而於道亦忍過半矣

試策問春秋專主唐陸淳得啖氏之說曰紀師無曲直之辭一

之也不一則禍亂之門闢矣謂禘為王者之祭非周公之志

餘若書鄭伯之克謂克下之辭明君臣之義書次於即言非

有俟而次則已將為賊爾

明道詩皆造化生意之妙較之堯夫擊壤集則堯夫為自私其



樂者矣

戶部侍郎彭公思永行狀先生外舅也公八九歲得金鉞伺訪者還之海水敗台州公以睦州倅往撫之築城為永利為湖北漕黜守令各一人而八州知畏至蜀治二盜而人畏法初為御史論濫恩後拜中丞助蔣之奇言大臣陰私罷程郎中璠通判和州刑蔡之妖尼惠普移温州置神恠李洞元者於法

幼女澶娘病且瘡以藥利之死

邵堯夫先生墓誌銘○先生始孝於百源堅苦刻厲冬不爐夏不扇夜不就席者數年復走吳適楚過齊魯客梁晉久之而歸曰道其在是矣及其益老玩心高明觀於天地之運化陰陽之消長達乎万物之變然後頽然其順浩然其歸其與人言必依於孝弟忠信樂道人之善而未嘗及其惡

莘陰侯先生誌銘○先生名可以氣節自喜從孫威敏公征農智高得官熙河未開為韓魏公馳諭渭源酋豪開地八千頃秦州舊苦蕃酋反覆繫其親愛先生謀失而歸之戎人感服二程其甥云

伊川十八上 仁宗書謂應時而出自比諸葛及後應聘為

哲宗講官則自講讀之外無他說不特其時至慮易而然蓋時與位既不同而 哲宗尚幼惟以培養為急耳其他論議議論薄葬代呂公著上 神宗書無不深切著明然則天下事非得其位當其可則固未易輕言也若三季看詳反為禮部所駁則本朝文密之弊固難與俗吏言久矣

顏子所好何孝論謂其孝以至聖人之道養魚記蓋因物感人飲糗詩序謂以好賢方逐樂之心禮義為踈曠之比道藝當筆札之工誠不愧矣



論賤濟令宿戒晨入午與食申出之日得一食則不死力能自  
營一食者不來當活數倍羸粥者稀粥刃給氣定然後一給  
飯粥須親嘗恐入石灰

蔣堂守蜀衆所不樂者三事減邀樂毀淫祠伐江瀆廟木修府  
所謂衆不善者乃可謂最善者也

視聽言動箴在田中應外制外養中兩語

伊川為家尹請字文中允典漢州李書謂講明聖人之道開道  
後進使其教益廣其傳益廣故雖身隱而道光跡雖處而教  
行出處雖異推已及人之心則一也

答橫渠書○有苦心極力之象無寬裕溫厚之氣更愿完養忠  
慮涵泳義理他日自當條暢

代富公奏謂 昭陵壙中為鐵罽重且万斤以木為骨大止數  
寸不過二三十年決須摧毀願奉 太后合祔因得撤去鐵

罽

答朱長文書勸勿多作詩文

上韓持国求為明道誌述云相知者雖多能知其道則鮮有文  
者亦衆文足以發則鮮能言者非少足以取信則鮮

答楊時書朝廷設教官蓋欲教人脩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道  
昏礼六納采者謂壻為女氏所采問名者問所娶女子之名納  
吉者謂卜得吉兆以告納徵者用皮帛以證成娶婦之礼請  
期者實告婚期成婚者告迎於廟

葬法決疑堪輿經黃帝對天老乃有五姓之言且黃帝時只有  
姬姜二三姓所謂五姓者宮商角徵羽以同韻相求至以柳  
姓為官趙姓為角又非四声相管亦有一姓分屬宮商複姓  
數字徵角不辨夫姓之於人因邑因官若用祖姓則數經更  
易若用今姓則皆後代所受是吉凶隨時變易也葬者逢日



食則舍於道左而葬書用乾良二時皆是夜半又曰巳亥日葬凶今按春秋此日葬者二十餘人皆無其應

先大中嘗知龔鳳磁漢四州歷官十二任享祿六十年廉諱寬和孜孜夙夜年七十致仕自為墓誌壽八十五子孫就其缺處加所遷官爵晚生諸孫及終葬月日云

大中家傳大中弱冠寓黃陂奉養諸母教撫弟妹以口衆不能偕行不赴調文簡公為請於朝就注黃陂尉至長弟與從弟皆得官娶婦二妹既嫁乃赴調後知龔州投歐希范之神於河知沛縣遇水募布豆水中水未及涸而甲巳露遂不艱食有自稱僧伽弟者杖而出諸境知磁州冰斯成花卉之狀郡官請以上聞公曰石晉之末嘗有此知漢州吏白殺青而文見公不應衆呼佛光見公不動新法行抗議移疾五得任子以均諸父子孫

家傳○好讀書史傳知古今不喜答朴奴婢視小臧如兒女諸子或加呵責必戒之曰貴賤雖殊人則一也汝如此大時能為此事否聚族甚衆人皆有不欲之色乃別糴以食之嘗大寒有負炭而擊者家人欲呼之夫人曰慎勿為此勝則貧者困矣先公有所怒必為之寬解唯諸兒有過則不掩常曰子之所以不肖者由母蔽其過而父不知也行而或踞曰汝若徐行寧至踞乎嘗絮羹曰幼亦無欲長當如何與人爭忿雖直不右曰患其不能屈不患其不能伸在廬陵公字多恠家人告曰物弄扇夫人曰熱爾又曰物擊鼓夫人曰有誰乎可與之後家人不復言恠亦不復有願兄弟幼時夫人勉之讀書並書一行前曰殿前及第程延壽次曰處士知之童穉中矣

自孔孟及異端紛擾者千四百年中間惟重仲舒正誼明



道二語與韓文公原道一篇為得議論之正迨二程得周子之傳然後有以窮極性命之根祇發揮義理之精微議者謂比漢唐諸儒說得向上一層愚謂豈特視漢唐為然風氣日開議論日精濂洛之言雖孔孟亦所未發特推其旨要不越於孔孟云耳然孔子於性理舉其端而不盡言或言之必要之踐履之實固可垂萬世而無弊自心性天等說一詳於孟子至濂洛窮思力索極而至性以上不可說更其意固將指義理之所從來以歸之講學之實用適不幸與禪學之遁辭言識心而見性者雖所出異源而同湍激之衝故二程甫沒門人高第多陷溺焉不有晦翁孰與救止嗚呼危哉故二程固大有功於聖門而晦翁尤大有功於程子

伊川至論

伊川至論者紹興六年四月建陽施孫碩所序而麻沙鎮刻本也余為兒童時見先君子手書伊川先生常語六字於帙面而口授大指於余余時未能盡曉也近歲宦學四方盡收伊洛諸書日加點勘乃無伊川至論之目因遠取於家山之萬松庵而參校之其書凡十二卷其一曰語錄首以性靜可與為學之一條今於晦翁所編程氏外書朱公揆拾遺一卷見之其二亦曰語錄首以綏之斯來動之斯和一章今於晦翁所編程氏遺書第十一卷之中至二十二二十四卷見之其三亦曰語錄自第六卷為飛魚躍之語於遺書第三卷謝顯道所錄見之四卷至六卷則散見今遺書中而第七卷載周子通書綏以太極圖圖與通書合而為一足證晦翁之說而解陸氏之疑但通書中明通公溥作明道行傳云靜虛則明明則通動直則行行則傳又太極圖初圈象無極而太極者其下注陰靜字第二圈象陰



陽交互者其下注陽動字太極說之起處亦缺四字如太極動而生陽太極字止用之字靜而生陰靜字亦用之字恐太極字連綴上文之太極靜字亦連綴上文之靜元本用二畫連綴而二畫之二字與之字相近故傳者誤作之耳第八卷載漁樵問答蓋世傳以為康節書者不知何為亦勦入其中兼近世昭德先生晁氏讀書記以此書為邵伯溫傳作今觀其書惟天地自相依附數語為先儒所取餘多鄙俗其伯溫得家庭之說而私附益之明矣第九第十皆曰河南語錄與今遺書第十一卷劉質夫所集師訓多同十一十二皆曰八關語錄與今遺書第十卷入關語錄亦同若其第一第二卷說詩說易亦於外書拾遺中問見

余按程氏之書海翁搜括大備拾遺之外又錄傳聞雜記者二十家今至論一書集於晦翁之前而刻梓亦出於晦翁之寓里晦翁安得及獨不見亦安得見而反獨不言是未可知也竊意晦翁未集遺書以前前書始為程門大備之書兼施孫碩之序此書有曰孟氏之後獨伊川以孔孟為師以正心誠意為本躰之足以修身事親推之足以致君澤民孝者能深求其旨而篤信之亦趨聖域之徑路所論若此又豈近世談虛空与事文墨之士可望其髣髴故記其与遺書略異者以俟知者問焉

### 橫渠正蒙

氣块然太虛升降飛揚未嘗止息鬼神者二氣之良能太和篇地純陰凝聚於中天清陽轉旋於外日月五星逆天而天并包乎地之在氣中雖順天左旋其所繫辰象隨之稍遲則反移徙而右月陰精反乎陽故右行最速日陽精質本陰故右行雖緩亦不純繫乎大金水附日進退而行存乎物感鎮星也



類然根本五行雖行最緩亦不純繫乎地火比日而微故其  
遲倍日木乃歲一盛衰故歲歷一辰

地有升降日有脩短此一歲寒暑之候至於一晝夜之盈虛升  
降則以海水潮汐驗之

月於人為近日遠在外故月受日光常在於外參兩篇

愚按造化難測橫渠思索寂精辰象隨天而遲反成逆行  
此理於雲運月駛可驗

動物本天以呼吸為聚散之漸植物本地以陰陽升降為聚散  
之漸物之初生氣日至而滋息物生既盈氣日反而游散  
賢才出国將昌子孫才族將大動物篇

愚按賢才出子孫才亦氣日至而滋息之類也  
性者萬物之一源非有我之私大人能及其道故立必俱立  
知必用知愛必兼愛成不獨成

形而后有氣質之性善反之則天地之性存焉故氣質之性君  
子有弗性焉

易明勝則德性用陰濁勝則物欲行並誠明篇

愚按論性之廣大無如萬物一源之語論性之精切無如  
氣質弗性之語陽明陰濁分別尤淨

不得已而後為不得為而止斯智矣夫中正篇

愚按此卷有大心篇語雖驚人本旨欲以心躰万物則於  
小心之義自並行而不相背至謂夫子惜顏回未得所止  
未知經意果如何恐亦是進而不息之義耳

言有教動有法書有為宵有得息有養瞬有存

聚百順以事君親不愆而多能譬之豺狼不可近有德篇

右六卷七卷中精語也六卷言論語八卷說易九卷說詩  
說禮間与近世諸儒說未合似有思之大遠者



浮屠說熾傳中國使英才間氣生則溺耳目恬習之事長則師  
世儒宗尚之言遂真然被驅因謂聖人可不修而至大道可  
不孝而知上無礼以防其偽下無孝以稽其弊自古波淫邪  
道之詞翕然並具一出於佛氏之門者千五百年自非獨立  
不懼精一自信有大過人之才何以正立其間右乾稱篇  
愚按乾稱篇始於西銘終於東銘至若闢邪說則此章極  
為痛哉然孝者至今無一以為然良由不孝不思耳悲夫  
流俗之陷人如此哉

橫渠理窟

周礼盟詛之属必非周公之意周礼篇

愚按周礼豈獨盟非周公之意哉盟詛出於後世則周礼  
恐未必及作於周公橫渠好古之切故為委曲回護如此  
而又以詩書次周礼焉

宗子之法廢則朝廷無世臣今日大臣之家且可行宗子法朝

廷有制曾任兩府則宅舍不許分宗法篇

愚按此意厚矣然古者諸侯卿大夫以世襲故其法易行  
且以防僭奪故其法最當嚴耳

孝者先須去客氣先須温柔此皆變化氣質之道宜矯輕警惰  
常游心義理之間氣質篇

愚按理窟一書性氣質篇最於孝者有益

心有不求益雖與仲尼處何益氣質

心不在焉雖孝無成孝須深沉非淺易輕浮之可得義理

讀書則此心常在義理

今世孝不講男女從幼便驕惰壞了長益凶狠只當來未嘗為  
子弟之事

其書多使氣後來殊減更期一年庶幾無之如太和中容萬物



任其自然 李太原

愚按以上皆示孝者緊切處

心清時常少清時即視明聽聰四體不待羈束而自然恭謹  
心不可勞當存其大者

心淡效如天地易簡然後能應物皆乎正 李太原

愚按此皆先生養心用工處無靜坐把捉之苦最可法合  
此而言心則易入禪孝

眾人皆台安得不台

天下大患只畏人非笑不養車馬舍衣履惡居貧賤皆恐人非

笑不知當生則生當死則死今日萬鍾明日弃之今日富貴  
明日饑餓亦不卹惟義所在自道

愚按安得不台和也不畏人非笑自立乃如此

橫渠語錄

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極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

李禮則除去世俗一副當習熟纏繞使自然脫灑

橫渠先生精思力踐毅然以聖人之事為己任凡所議論  
率多超卓至於變化氣質謂形而後有氣質之性善反之

則天地之性存焉故氣質之性君子有弗性焉此尤自昔

聖賢之所未發警教後學最為切至者也孝者宜何如其

尊體哉若夫篤信周官謂可舉行於今日則未知先生見

用果何如似恐世變推移自昔聖人亦不過隨時立制而

治要亦不在制度之細爾至若測陰陽造化談清虛一大

初學未當過而問不敢盡抄類云



氏日抄分類卷之三十四

讀本朝諸儒理學書二

晦庵先生文集

詩賦

桂林虞帝廟樂歌迎之章二一章思其所安在而後迎送之章  
三一章極其所往而猶思文法高妙語意無窮其曰邈冀州  
方何有而應之曰暢威靈兮無外慨然斯世之意所寄焉者  
也

白鹿洞賦一章言唐李渤讀書舊地而南唐因創書院二一章言

太宗真宗增闢而廢於熙寧三章言今日之再造四章言

講學之要領而亂之以德業無窮之思

感春賦空洞賦皆用騷體而無其意思寄興悠遠矣

招隱操蓋謂淮南小山初作本招隱者而使之仕後世皆失此



意故再為申其有又為反招隱言道誼自得之樂時止時行無入而不自得也

遠游篇指要在頽子點堅車之句

誦佛經詩云聊披釋氏書結之曰子此無為法身心同晏如又讀道書詩終朝翻道書繼之曰於道雖未庶已超名跡拘先生之博覽旁通蓋如此然有先生之識則可無先生之識則感也且此皆初卷詩多少年時所作晚歲論語集序自悔昔者吾幾陷焉豈謂此時此類歟不然先生他日謂昌黎自說與大顛交此是昌黎平生死案何嚴也近世流弊浸淫凡言吾儒者多陰用異端之說害者昌言異端之不可廢而自貶吾儒之不及恐又誤指先生幼年之詩為證故書

至日詩自叙頃以多言害道絕不作詩而詩末句云行迷亦已遠及此旋吾轉此悔心也然以先生晚年之享謂漫辭為虛

我工夫則可若言以明道雖多何害耶

二詩與文善決江河詩全用進士省詩林

西林拜題謂向來妙處今遺恨萬古長空一片心此亦非先生

晚年之享

汲泉漬竒石詩末句云慨然思古人尺璧寸陰重觀詩至此喚

醒多處

梨名快果注云出本草

黃雀煎詩坐以食稻果之罪蓋戲為口腹解嘲耳豈亦有所指

而三豆之耶

感興詩二十首轉陳子昂自託仙佛之高濂而為切於日用之

實一章言伏羲肇人文皆造化自然之理二章言陰陽無始

謂鑿死混沌者為妄三章言人心與造化通惟至人能體之

四章言不能躰造化者為形役五章言周衰已久孔子作春



秋而司馬公乃責後世封大夫為諸侯非先見六章言漢衰  
獨孔明伸大義而帝魏之失當董七章言唐啓土不以正而  
致賊后之篡賴范太史聲其罪八章言陰陽當倚伏當躡陽  
復之端九章言北辰居其所當躡為人心之要十章言聖人  
刪詩定書皆以敬為傳心之本十一章言伏羲仰觀俯察以  
立象十二章言六經無傳而程氏作十三章言顏曾子思孟  
子傳有要領十四章言元亨利正之動靜以誠為主十五章  
言季仙者逆天偷生十六章言佛論緣業而繼之者談空虛  
十七章言育材失其道十八章言作聖當自早十九章言仁  
義之心當守二十章言文辭之弊當除  
卜君喜雲公全之成

六經說命篇如有季字見奉谷景仁詩注

拜張魏公墓下自此皆訪南軒登南獄之詩凡五十二首既別

所歸法卷凡九十四首既歸懷南軒者復數詩

觀洪遵雙陸譜詩云近從新譜識臬盧擬喚安陽舊博徒只恐  
分隄閑裏過更教人謂牧猪奴蓋用陶侃稱蒲者牧猪奴賦  
之語譏之深矣頃余會京口有蜀人表象頴舉材和靖語云  
平生所不能擔夫與園某余因謂博之與奔其發時亂日一  
也吾夫子云為之猶賢乎已者正借無益之事以其言無所  
用心之為害非真謂博奕之猶可為也陶威公與林和靖之  
談殆天生自然之對因合之為四句曰雙陸牧猪比園某擔  
夫同二公皆妙語千載仰高風繼又反之為四句曰牧猪滋  
畜養擔夫既未疏博亦何為者猶疑反不如

公濟勉以教外之樂先生答詩云如云教外傳真的却是瞿曇  
有兩心就渠所嗜處喚醒此約約自慵之義也愚平生謂禪  
學為異端之異端鑿空無據自號教外正其自納敗缺處然



未有可余之說者今見先生詩庶以自信

雲谷諸詩先生寫幽居自得之樂其云天道固如此吾生安得  
寧自言不息之功如此幽居云乎哉

閩雷詩推將神斧破頑陰地裂山開鬼失林我願君王法天造  
早施雄斷答群心讀之令人感動豈為龍大淵輩發耶

南康往回詩其出游南康之陽白鹿洞折桂院李維苦李氏山  
房公擇棲賢院西澗卧龍庵武侯萬杉寺天聖上開先寺

簡寂觀歸宗寺陶公醉石温湯康王谷水簾落星寺其歸游  
山之北圓通寺石門寺天地院佛手岩天池院有清月先

刻異東林西林柏蓮池太平興國宮慧遠取孔老言著沙門  
因立此宮訪濂溪宅講太極圖而別同游者

游白鹿洞詩云不及楊李霸謂南唐興書院事  
武夷精舍詩武夷溪九曲多湍激獨第五曲平廣而最深大隱

屏臨其上屏下兩麓相抱先生淳熙癸卯卜築其間堂曰仁  
智堂左曰隱求右曰止宿左麓之外復引而右抱為塢曰石

門別至其中曰觀善齋以居亭者石門之西少南曰寒樓  
館以正道流觀善前山之顛為亭回窻大隱屏曰晚對東出

臨溪為亭曰鑑笛而總扁麓之口曰武夷精舍釣磯茶竈皆  
在大隱屏西溪左右皆石壁無測足之徑又為漁艇以濟出

入名賦一詩凡十二篇又別為擢歌十章詠九曲云  
古之惠即今所謂零陵香出秋筆詩注

第十卷詩多致仕後作樂府附焉

封事奏劄講議

壬午應詔封事 孝宗初即位詔云朕躬有過失朝政有闕遺  
斯民有戚休四海有利病並許直言先生謂聖躬雖未有過  
失而帝王之孝不可以不熟講蓋言御簡策不過諷誦文辭



求大道不過留意老釋也謂朝政雖未有闕遺而修攘之計  
不可以不早定蓋言金虜乃不共戴天之讎而講和則無一  
可成之事也謂四海之利病繫於民生之戚休民生之戚休  
繫於守令之賢否而本原之地在乎朝廷言不自朝廷擇  
司以察州縣雖今日降一詔明日行一事欲以惠民而適增  
擾欲以興利而適重害也未復嚴說以為此正所以仰承太  
上室付託之意願總份更之疑

庚子應詔封事○謂國之大務在恤民恤民在省賦省賦在治  
軍其本又在人主正心術以立紀綱而歸極於一二近習得  
以膏肓帥之弊其言哀痛切至貼黃乞至御前開折  
戊申封事○退朝後憂詔不起而以書對也謂大本在陛下之  
心急務在朝太子選大臣振紀綱變風俗愛民力脩實政六  
者而六者之未理皆巨於此心一念之私隨事注釋以期於

必感悟且謂老釋管商之說終之曰歲月逾邁如川不返不  
惟臣之蒼顏白髮已迫遲莫而竊仰天顏亦蒼非昔矣讀之  
令人揮涕

按先生上續孔孟講明帝王之孝遭值 壽皇英明不世  
出之主而三上封事皆嗟空言其言婉切明盡蓋自漢至  
今能言治道之士莫之能尚而當時曾不聞有賞異之者  
於是異端浸淫之患為可畏而先入之說為主有非可且  
夕解或者潛藩輔德之舊必有任其責者矣

已酉擬上封事此 光宗受禪之初也講孝以正心修身以齊  
家遠便變以近忠直抑私恩以抗公道明義理以絕神姦擢  
師傅以輔皇儲精選任以明軀統振綱紀以厲風俗節財用  
以固邦本修政事以攘夷狄凡十事各盡一陳而總序其意  
甲寅擬上封事此 光宗違和之後專指又不過官之事明以



父子天性之說

癸未奏劄其一勸講大學其二勸絕和議其三勸以脩德崇正朝廷立綱紀

辛丑奏劄其一勸以災異求言其二勸以正心任賢其三勸以浙東救荒乞撥錢米住催官物等數事其四乞五斗以下小戶免檢放傷者為令及行建寧社倉之法其五乞寬紹興府和四其六乞減星子縣稅錢其七乞給白鹿洞勅額

戊申奏劄其一論刑以弼教乞撤訟先論尊卑其二論清庶獄在選官乞州撤事注關陞人其三論總制錢乞先將災傷年分盡依分數除其四論江西科罰乞令帥臣措書其五論二十七年未有寸效以天理有未純人欲有未盡

甲寅行宮奏君臣父子經權之道以勸 寧宗委曲感悟 光宗其二論讀書窮理其三論湖南重賦其四論邵州寨柵其

五論潭州城壁

乞進德劄勸以湯武反之之功

乞進講劄勸不問寒暑假故日分

乞看詳封事乞瑞慶節不受賀

經筵留身四事其一勿葺東宮其二盡禮選官其三不聽左右其四山陵改卜

論災異劄因都城黑煙乞修德

論被服劄因太上尊豫乞承德

乞進三札劄欲開借必省札與諸書

上更更懇切至如惡惡臭如好好色直以為好善惡惡之

真惡只是發於必然之實意無自欺耳如不見赤子將入井

皆是率一以繫真心之發見當以後來者為正



○異於禮官之議者三禮官欲以 太祖居第一室

議以 僖祖撥周后稷居第一用順 太祖尊祖之心禮官

欲以 僖祖以下居來室今議以 宣祖以下居夾室謂子

孫祔 僖祖為順不可以 僖祖反祔於子孫禮官欲一世

為一室兄弟代立者同一世今議以一帝為一室 太祖

太宗 仁宗 高宗為世世不祧在七廟數外而祧 真宗

英宗又謂以 僖祖為始祖之廟議雖出於王安石為司馬

公所非而程頤實主安石之說

山陵議 謂國音坐丙向壬說說非禮經葬北坊北首之義而

紹興地淺氣洩當尋富陽臨安等縣

南康諸狀乞減皇子縣稅及因旱乞截留綱解倚閣官物奏補

賑濟人戶告身及乞賜白鹿洞書院勅額及頒降九經

浙東諸狀乞撥會子度牒救荒給降賑濟告身減丁錢住催

○捕蠹大者每斗百文小者每升五十文巡歷諸州每州

復奏事宜次年以餓乞悔過謝天責躬求言盡出內庫助費

部戶部催理舊欠乞住催云輸納而復賑恤猶謂內帑口謂

蘇軾言熙寧荒政費多無益以救之遲故也謂修水利費短

利長到疎縣用錢三十文糴糶一升糶進

乞修黃岩堰闡謂水利修則黃岩可無水旱之災黃岩熟則合

州可無飢饉之苦

○紹興和買謂浙東惟溫州無和買餘六州共二十八萬一

千六百疋有奇而紹興獨當十四萬六千九百有奇而會稽

縣元科納一疋者今二疋半緣立法之初先支見錢漕臣私

於越而又復私於會稽故所拋獨多而貽害如此今欲去紹

興和買之弊而不先減當日請本之額如負千鈞擔背不堪

不減所負之物但移而宣之懷袖必無益矣



乞減鹽酒義役欲行二稅鹽萬戶酒皆福建法也義役則謂  
州預排者有害欲依山陰置田助當役者而不預排  
友六狀始行以丞相王淮之庇也道誼之不敵勢利如  
此

守漳州奏減折茶錢龍眼荔枝乾錢豐國監鑄不足鉛本錢趙  
不敵所增無額錢大略謂官吏無狀避罪希賞不能仰體聖  
朝愛民厚下之本意不顧郡計之盈虛民情之苦樂既已增  
立虛額於前而又強為登足於後不過因民之訴訟而科罰  
之甚則誘人以告訐而脅取之

條奏經界先乞擇官次乞戶部給紹興打量撥算印本次乞圖  
帳書算官為出費次乞通縣均紐次乞官田槩量而辰戌丑  
未年更得次乞召買廢寺田產

乞褒錄高登其人嘗同陳東上書後為靜江古縣令不肯為

增父立祠為潮州試官論直言不聞之可畏策闕浙水滄之  
浙由增益怒削官貶死容州

申請

自為同安簿即申學校及昏札等事為南康申造甲不可為例  
增種麥徒相為欺新寨合廢石堤合修軍治不可移湖口縣  
而建昌星子縣不可改隸江州木炭乞免折價謂農桑家有  
木無錢而畸零縮不可折錢反重及乞定五禮乞祀泗水侯  
引經乞加封陶威公侃且述劉義仲吳澣論贊辨夢登天折  
翼之誣

論督責私賦狀督責二字考之前史則韓非李斯慘刻無恩註  
誤人主之術非仁人之所忍言也慮傷治體不敢奉行

差役利害狀 朝廷罷支耆戶長錢以充經總制而此等重役  
遂一切歸保正長



經界申狀鄭昭叔知僊游縣丞經界行移覃思數日洞曉以告  
同官使洞曉又使保正長無不曉然後打量兩月而辦  
湖南飛虎軍辛弃疾初置後改隸襄陽相去千二百餘里非便  
二十二二十三卷皆辭免狀自初乞嶽祠至乞致仕

書

與鍾戶部論經總制次錢謂民所不當輸官所不當得制之無  
藝而取之無各自戶部四折而至於縣不過巧為科目而取  
之民是時先生方為同安簿領而憂天下如此

與李教授及陳學書皆言贍學錢州縣得通用  
與黃樞密書謂逆亮之死正當以為憂

與陳漕論益法謂福建上四州歲運一千萬斤而漏落者何啻  
數百萬斤欲龍海倉及下四州諸縣之買納使客人請引南  
自漳泉北至長溪從便徑就埕戶買販可增至千五百萬斤

愚恐此事不可盡利必遭後害也豈先生偶未之思耶他日  
與趙子直書云欲明申恐增賦當以此說為正

與陳侍郎書謂主講和而有獨斷而有因是二者大患之本

賀陳丞相書謂一日立乎其位則一日業乎其官一日不得乎

其官則不敢一日立乎其位則一日業乎其官一日不得乎

與汪尚書謂省闈之蘇以貢率議為未知講求他日不可施

於天下又書謂呂申公家一一議論惇理而明公篤信之繼

此所子書亦皆責之矣

答張敬夫書論復讎之名義○又書論將帥屯田及帥司團教

為勞費強盜法殺傷犯奸縱人皆死為太過○又書謂力

為君相言問李○又書言孟子一書最切今日而以財用之

柄屯田之議今日養成玩出此二者

與胡守等書論荒政



與呂伯恭書謂向見吾兄於儒釋之辨不其痛說○又書論出  
愛謂欲其文字以待後世

與尚書丞參政陳丞相書論出處痛快語也  
與史丞相等書皆力求歸

與皇甫帥書言湖廣之寇當募士人討之

與丞相書乞為白鹿洞宮云古其崇奉異教香火為名而无事  
以坐食不若修祖宗令典使以文孝礼義為官而食其食之  
為美

與南康諸縣議荒政書謂由軍而縣方能推以及民

上宰相書謂以荒政之急為緩自古國家傾覆之由何嘗不起  
於盜賊盜賊竊發之端何嘗不生於饑餓今朝廷愛民不如  
惜費之甚明公憂國不如愛身之切其言苦至所當成誦

與趙帥子直書論辛子元令兩鄰附籍夫為便當今有季五月

即四鄰先取本家乞附籍狀○又書乞免起精舍○又書言  
福建賣鹽事欲申明則恐增賦

答林澤之書論汀寇事當奏劾官吏致變者以謝其人倚閣錢  
物以慰人心不致響應即募士人捕之而禁軍決是無用

與陳福公書謂憂在天變地動而境外事不預焉

與陳丞相書謂易不易讀且讀詩書論孟

與史太保書責以變異重仍而不發一言○又書勉以勸王上  
求言

答詹帥書戒以勿刊諸經說又言先儒經解不以已姓名加經

上○又書謂浙中恠論百出頗自附於伯恭又謂科舉業伎  
術愈精心術愈壞

答陳同父書奉告老兄且莫相攬撥留取閑漢在山裏咬菜根  
了却幾卷殘書○又書云世間事思之非不爛熟只恐做時



不似說時人心不似我心孔子豈不是至公血誠孟子豈不  
是鸞拳大踢到底無着手處愚竊意鸞拳大踢必就用陳同  
公來書中語然以此形容孟子亦不害其為救出之精采也  
與張元善書自言平生弊官只是兩事一則分不當得二則私  
計不便若是本等差遣力之所能堪豈有不受之理○又載  
虞丞相除蕭果卿御史蕭曰彼見吾憤憤謂我不能言而以  
是處我也其輕我甚矣首論其黨議併攻之論者服其勇云  
與黃仁卿書請祠事云亦似不必如此隨分任宦不起患得患  
失之心何處不是安地

與趙帥書言招捕禁軍緩急何足恃賴正當別作措置以漸消  
除○又書言拘集海船事差官點視即時放散令於界內漁  
業不得拘留

與留丞相諸書極言漳州失經界及朋黨事 一云朝士有不願

為忠臣之說恐不得為興邦之言也愚謂魏證忠臣也故可  
自言不願若他人不願是甘為佞臣非欲堯舜其君直諫其  
君為堯舜而已此說真不可不以為戒○又按晦翁漳州經  
界為吳禹圭一人之訴而罷與趙帥書極言之

與趙尚書言謂無可用之才出門墻又書謂改更學校之政為  
閑慢及趙為水相又責以祀廟非禮於答黃仁卿書稱趙乃  
謂韓是好人今日弄得朝廷即當自家亦立不住蓋時趙已  
罷相矣初先生貽趙書謂任天下事當自格君心之非始而  
格君心又當自身始最後謂今而後知丞相大不相知然則  
趙雖賢相先先後亦因國論而踈他何望焉若其與留丞相  
書直責其聽邪言罷經界決不徬為之用

與楊子直書謂喻於義為君子喻於利為小人而近年一種議  
論乃欲周旋於二者之間回互委曲費盡心機



答汪尚書諸書論前輩於釋氏未能忘懷則以身譬之而誘以  
求所安之是非其辭婉甚及論兩蘇與王氏異同則以孟子  
天討明之謂王氏僅足為申韓儀衛蘇氏學不正而文成理  
其弊又不止揚墨其辭甚嚴蓋釋氏人皆知其為異端心自  
習熟而嚮之故使人心反思其是者之是安蘇氏聲名文學  
震動一世未嘗有以為非故非峻辭以闢之則人莫信也○  
程子謂高祖有服不可不祭雖七廟五廟亦止於高祖雖三  
廟一廟亦必及於高祖但疏數不同耳○宋公以外祖無後  
而歲時祭之先生謂不若為之置後

與張南軒諸書謂胡氏改姪字稱猶子未安謂節祠當隨俗但  
不當用此廢四時之正禮○謂伯恭漸釋舊疑蓋佛孝也又  
謂其日前只向駁雜處用功又出入蘇氏新巧壞心○謂明  
道之言通透灑落渾然天成伊川之言質懇精深可奪天巧

○謂以敬為主則內外肅然不志不助而心自存不知以敬  
為主而欲存心則不免將一箇心把捉一箇心外面未有一  
事裏面已不勝其擾擾僞學之害只於此分如云常見此心  
光燦之地便是有兩箇主宰不知光者是真心乎見者是真  
心乎他日先生與汪尚書又謂不學不思而坐待忽然有見  
就便僥倖於恍惚之間亦與天理人心叙秩命討之實了無  
干涉自謂有得適足為自私自利之資此則釋氏之禍橫流  
掃天而不可遏有志之士隱憂浩嘆而欲火其書也愚按論  
佛教之害政古惟一昌黎論佛教之害人心今惟一晦翁害  
政之迹顯而易見害人心之實隱而難言故闢佛者至晦翁  
而極○論春秋正朔謂加春於建子之月愚謂此說尚當考  
高古今三統各以其時受朝貢可也四時有定春實在寅而  
移加於建子之月於義何居且豈所謂行夏之時者耶



答張南軒云漢儒可謂善統經者不過只說訓誥○又云解經但可略釋文義名物而使學者自求之○又自云傷急不容耐之病苦未能除若得伯萊朝夕相與當得減損○又云子壽兄弟氣象甚好盡廢講學而專務踐履於踐履中要入悟得本心此為病之大者○夜氣不足以存不是存夜氣是存心

與南軒論癸巳論語說一一疏駁其未然愚按南軒多是統說大體又多於本意上生新意晦庵則分文釋句只依本意而使學者自得之以南軒高明若此今為晦庵所疏駁猶未可安况新學晚生不經師匠而可自是其說者乎晦翁之盡言南軒之受益皆後學所當自反而以兩說參訂可使人長一格尤宜詳味也

蔡南軒論良心發見純謂即日用之間渾然全體如川流之不

息一憚之不窮而為飛魚躍觸象朗然○論心性情之別謂情乎性而宰乎心中節不中節之分特在乎心之宰不宰而非情能病之○又謂盡心知性知天孔子謂天下歸仁者也存心養性以事天類得請事斯語之意也○又謂有天地後此氣常運有此身後此心常發要於常運中見太極常發中見本性○又謂理之至當不容有二若以必自己出而不蹈前人為高則是私意而已○又論仁謂仁者生之性愛其情孝弟其用公者所以歸仁上蔡所謂知竟只是智之發用處用仁者心有知竟則可謂心有知竟為仁則不可○又論未發之旨謂思慮未萌而知竟不昧是靜中動事物紛糾而中節不差是動中靜

答京萊書來教謂吾道無對不必較勝負恐吾道中着不得許多異端邪說○學校之政名存實亡徒以陷溺人心敗壞人



心不若無之為愈○論說左氏亦頗慎焉恐後生傳言重為  
心術之害○精騎心設後生讀書愈不成片段○人心至靈  
只自家不穩便須有人點檢○外事十損四五矣但恐  
切處不似外事易謝絕○清議一字訛是劉元城語  
答東萊書謂佛老文字贊邪害正者雖工不可取文海○虞草  
奇處盡在山南南康作劉疑之庵以俸給不應得者為之○  
凡此隨俗漸垂宿心○子靜近却說人須讀書講論但不肯  
翻然說破今是昨非之意○子靜約秋涼來遊廬阜東兄弟  
豈易得但子靜以猶有些舊來意思因思鵝湖講論却是甚  
氣執今何止十去八耶○子壽之亡極可痛惜近得子靜書  
云巴家銘於門下屬某書之此不敢辭○子靜到此數日講  
論此舊亦不同又云子靜舊日規模終在真因與說渠雖佳  
唯終未窮竟

學者推求言句工夫常多點檢日用工夫常少○  
明道箴上蔡傳記為玩物樂一向掃蕩○明道言當與元豐  
大臣共政此非權譎苟以濟事然亦須有明道廣大規模和  
平氣象誠心感人然後盡其用耳○范公雖不純師程氏觀  
其辦理伊川之奏豈盡以東坡為是○橫渠墓表出於呂汲  
公闕於釋氏非深知橫渠者○為學之序為已而後可以及  
人達理然後可以制事

答劉子澄書聖賢立言本自平易今推之使高鑿之使深○明  
道嘗為條例司官而伊川作行狀不載明道謂青苗可且放  
過而伊川於西監一狀計較如此明道乃孔子之獵較伊川  
乃孟子之不見諸侯也學者只當以有川為法愚謂此魯人  
善學柳下惠之意也合以答東萊論明道欲與熙豐大臣立  
政一段參看○溫公論東漢黨錮為光武明章之烈而不知



建安以後士大夫不知有漢室却是黨錮之禍毆之如荀淑  
正言於梁氏用事之日其子爽已濡迹於董卓專命之朝及  
其孫或遂為曹操之臣想當時自有一種議論文飾○荆州  
地乎守當在外○趙子直只要尋箇不說話底人宜乎作真  
人也更進一步參到周子充地位矣 居官只押文字便是  
進德修業地頭

答陸子壽諸書及覆論喪祭之禮及陸子美書辨詰太極西銘  
至冊而止答陸子靜書辨詰尤切條其理有未明而不能盡  
人言者凡七終又隨條注釋斥其空疎杜撰謂如曰未然各  
尊所聞各行所知亦可矣書亦於此而止愚按先生平生拳  
拳諸陸之意不少衰相約來游廬且幸其議論稍回子壽之  
死子靜亦求銘於東萊而求書於晦庵道誼之交自若也  
答陳同甫諸書大闢其尊漢唐之說意氣軒騰辭鋒峻厲有出

師一掃之象同甫必信服亦歲修晦庵始生之禮云

與范直閣書論忠恕一貫謂曾子於一貫之語默有所契指此

二事日用最切者以明道之無所不在

與黃端明書謂其有德請納拜之禮○

與王龜齡書謂其有節行聲名而勉之以學

與陳丞相書謂求賢將使正已毋取之投書獻劄之流以對偶

評天下士

與劉共父書謂有志天下者求士必於無事之時

答鄭景望論舜非輕刑訓釋虞書其備但欲復肉刑愚恐此事

當更審若按呂刑則肉刑亦非聖人所制

答元延之書論楊雄臣賊莽但畏死貪生而有其迹亦不免誅

絕愚按雄之劇秦美新似不止畏死貪生而已莽亦何嘗殺

不頌功德者耶然雄後世尊之比孟子甚至本朝名儒或抑



孟而享楊先生獨奮春秋之筆與孔子誅少正卯異事同科亦奇矣哉

答林黃中謂其論室戶及闢邵氏先天之說皆非

與郭中晦論探著且論易有太極一段以卦畫言之太極者象數未形之全體兩儀者一為陽而一為陰四象者陽之上生陽為太陽生陰為少陰之上生陽為少陽生陰為太陰八卦者太陽上又生陽為乾生一陰為兌少陰上生陽為離生陰為震少陽上生陽為巽生陰為次太陰上生陽為艮生陰為坤○又書論西銘理一分殊

答程可久黍尺及先天圖又云不須別立門庭

答程泰之探著之法及論焦延壽以震巽兌坎直四時十二辟卦直十二月分四十八卦為公侯卿大夫而六日七分之說生焉初無法象本無可據不行論其減去四卦二十四爻而

後見其失楊雄太元次第乃全用焦法其八十一首亦去震

離兌坎而但擬六十卦○又書疑東陽陵即今之陵數淺原

即今廬阜敷陽山正在廬山西南○老子儼若容一本容作

容字協韻

答李壽翁謂麻衣易說收拾佛老術數緒餘戴主簿名師俞者所造

答袁機仲諸書表謂河圖洛書不足信先生謂無本願命繫辭

論語皆有是言表謂邵子先天之說不足信先生謂自初未

有畫說六書滿處為先天伏羲所畫及卦成後各因一義推

說則後天之李而文王所演其餘各卦位納甲等說臆悉具

備且寄以詩曰忽然半夜一聲雷萬戶千門次第開若識無

心涵有象許君親見伏羲來其意象殆有不知手舞足蹈者

表終不從先生數曰信乎其道之窮矣○謂參同書本不為



明易乃始借此納甲之法以萬其行持進退之候異時每欲  
享之而不得其傳無下手處不敢輕議先生蓋自貶以幾表  
之輕議也愚按近世趙一岩編易序叢書乃直指此為先生  
欲學參同而不能先生豈欲參同者哉燭破如此明白又  
豈不能者哉。

與周益公諸書謂先君子喜文荆公書愚按荆公書正蘇公所  
幾笑者所好不同每如此然荆公書恐亦必非可訓者○又  
議論呂許公范文正相與其後歐公載同心國事而忠宣削  
之曲盡其情愚謂忠宣削之誠是也文正平生為呂公所賣  
晚不得已卒為國家強起耳歐公他人也不知其細可為兩  
家調停之語忠宣為人之子家庭之所聞見悉矣豈可厚誣  
乃翁心事哉

答耿秉謂入浙從士大夫游所聞無非枉尺直尋者容偷合之

論心竊竊之

答薛士龍謂自熙寧立教官孝者不得自堪師是以孝政各存  
實仁

答林諱之謂自昔聖賢教人莫不以孝弟為信莊敬持養為下  
孝之本今之孝者例以為鈍根小子之孝無足留意其平居  
道說無非子貢所謂不可得而聞者

答柯國材謂自得是自然而得豈可強求今人多作獨自之自  
故不安於他人之說而必已出耳

答許順之謂子韶說得儘高儘妙處病痛愈深又一書之聞越  
州洪适欲刊張子韶經解為之慶歎不能去懷○半畝方塘  
一盤開天光雲影共徘徊問渠那得清如許為有源頭活水  
來此詩亦見於許順之書中

答范伯崇謂在喪廢祭古人居喪皆舉平日絕異故宗廟之祭



雖廢而幽明之間兩無憾焉今人居喪平日之所為皆不廢而獨廢此一事恐亦有未安卒哭葬後用墨衰常祀於家廟可也按禮外祀雖喪不廢內禮絕吉左傳僖公三十二年卒哭特祀於文憲嘗禘於廟者春秋時禮之變

力孝之說見尚魏應仲書居官之說見尚范伯崇書皆當寫去版行者也

豐堂奉主之說見答劉平甫書  
答何叔京猛省提撥謹免憤一小懈則復惘然此正天理入欲消長之機不敢不着力○孔明出祁山略數千戶而歸蓋所以全之○孟子艾竇為義有斬絕自新之意 狼疾古字通用不必言誤○墨氏以儒者親之之分仁民而親之反有不厚釋氏以儒者仁民之分愛物而仁民反有未至○又書馮道許以具臣已過

答員叔京書謂存者道○亡者人心愚意理雖相近語各有為人心道心是狀體段之隨異操存舍亡是指效驗之相反今以存者為道心一念之復本體固由是而全若以亡者徑為人心則恐亡是故而不求之謂於人心何有或者人心止是飲食飢渴之類晦翁自謂雖上智不能無人心則人心非亡之謂也○又書謂仁是用功親切之效一見疑之徐讀至盡處晦翁自注云此句有病以此知後孝讀前賢之書何可執一言為據且知連日點校亦粗知其方惜未能閉居靜觀也

○又書謂所事繫於所稟愚按此語類程先生稱往雖孝作孝所貴者資但繫之一字更合斟酌蓋孝本期以變化其氣稟之偏但人自各隨其稟以有成就而能自變者雖其人耳

○又書說體用顯微以理象而言極分曉

答馮作肅書謂性死而不亡若以天地為主則非有我一所得



私若以我為王是乃私意之尤者釋氏正如此

答程允夫謂蘇黃門早於蘇張之緒餘晚醉佛老之糟粕古史

皆不中理○又書謂其陰陰元祐末年規取相位力引小人

楊畏使傾范忠宣○又謂蘇氏族孔文仲夫程子文仲後悟

啞血至死事見呂正獻遺書

答胡廣仲論性謂真是指本體而言靜則只是情之未發非以

靜狀注○又書辨太極七疑

與吳晦叔論祭儀廟皆南嚮主東向廟在所居之東南○又書

辨周正○又一書答林擇之說三代正朔尤詳然皆疑辭

與石子重書問決活在會稽聞張子龍經解此禍不在洪水夷

狄猛獸之下○館職又與李官不同 神宗嘗許其論事○

曾著書懸見從容不迫灑落自在之意亦見狂處

答陳明仲書多辨佛學○又書言別廟者凡五等

答李仲諫謂秋釋氏為主然敢詆伊洛而不敢非孔孟者直以

身為儒者耳豈真知孔孟之可信而信之哉○又書云却是

從儒向佛故猶以先王之言為重若真胡種族不招認此語

矣所以煅煉之如此又云便欲立地成佛正如將小樹來噴

一口水便欲他立地干雲蔽月豈有此理所以開曉之又如

此伯諫終以此回心云

答吳公濟諸書亦辯佛

答林擇之謂古人自小學中涵養成就今人無此工夫但見大

學以格物為先便欲以思慮求之又書云日用間常切點檢

氣習偏處意欲萌動與平日所講相似不相似

答李通書託以教子令韓歐曾蘇之文滂沛明白者棟數十

篇今成誦○所論及鍾律星經易圖陣法琴說卦氣等而議



林黃中表機中安非邵氏蓋季通實先生博古之女也  
與方伯謨書多論易語孟○又云禱雨到天師前燒香使記著  
後漢書何緣有效

答梁文叔書論制度謂求義理論看史謂且當治經  
與吳茂實書謂陸子壽近講學其徒有曹立之萬正淳極佳  
與任伯起書謂今士大夫能言真如鸚鵡

答江德功多論經書謂近世溺於佛學而辨其易說之非  
與黃真翁論經

答曹日子野論史

答虞士明論易論語

答游誠之謂功夫用力處在敬而不在覺

答丘子野辨筮短龜長之說及老子等說○

答李深卿辨儒釋及呂氏之學其詳

論太極極詳蓋山所讀若

答廖子梅及鬼神之說○又與陳了翁事警且處變○葬法沙

灰隔樓蟻炭屑腸木根○十一律各以木律為宮而生四律

每間一律中問皆問一律為二均之數變宮變社者自宮而下六變七變

而得之乃十二律之本聲○問日之所由謂之黃道而月有

九行黑道二出黃道北赤道二出黃道南白道二出黃道西

青道二出黃道東并黃道為九日月之行不同如此何以同

度而食答謂日之南北雖不同然皆循黃道而行日月道雖

不同亦常隨黃道而出其旁朔則同在一度望則遠而相對

弦則近一而遠三其交蝕如一人秉扇一人執燭而過說在

詩十月之交孔疏甚詳○

答曾致虛云誠字在道則為實有之理在人則為實然之心而

其維持主宰全在敬字○白鹿只作禮殿不為象設依開元



禮監祭設席

答黃商伯及喪服制度。位牌法只卧之於地

答詹元善及其以詞業之失甚至

答潘叔度云教書嚴肅則中有主而心自存。又云江南之業恐自是慶曆元祐之功

答潘叔昌謂建州有徐補者常言始皇賢於湯武管仲賢於夫子。荀彧未見其有扶漢之心其死何足悲

四十七卷皆答呂子約書所問似覺纏繞細膩費先生之說甚多使人厭倦

答呂子約書四十八卷多不切之問纏繞不了。先生謂伏羲神農見於易大傳八卦列於六經史遷獨遺而不錄六國表所謂世易變成功大議卑易行不必上古貨殖傳幾長貧賤而好語仁義為可羞伯夷傳辨許由事周善然其論伯夷之

心正與求仁得二者相反

答王子合云送伯恭至鵝湖陸子壽兄弟來會講論之間深竟有益先生與一時諸儒切磋者如此近世乃誤以為朱陸會

爭之地甚者至立學以主陸可歎也已。先生居喪時家祭不行及至時節略具飯食墨衰入廟酌酒瞻拜愚謂此以義起禮孝子慈孫之志盡矣。應世接物隨分應副。

子台問孟子道在善伊川以為本明道言其繼何也先生謂明道就發明處故伊川是對氣質而言。問八卦之位如何

答謂明道發明義八卦乾南坤北文王重易更定此位大槩近於傳會且當其之愚按先生專主邵氏之易而今其

說又如此然則後生且讀文王易足矣他將焉考心經界事

先生自謂少時見所在立土封牌皆為人題作李椿年墓。答滕德粹云四明多賢士所識者揚敬仲呂子約監倉所聞者



沈國正煥衣和叔到彼皆可從游也

答揚元寵謂元亨利貞文王只是大亨而利於正至彖傳文言

乃有四德之說愚謂此平實語又謂陰陽只是一人陰氣流

行即為陽陽氣凝聚即為陰愚謂此通透語

潘恭叔問答謂相公非款兄管仲非事離荀彧謂糾為兄○謂

鄭氏不曉周禮籥章之文以七月一詩分三體籥章之籥雅

龜頌恐大田良耜諸篇當之不然即別有詩若如鄭說以四

章半為籥雅三章半為龜頌成何曲拍耶○風皆自然如風

動物而成聲若謂閔睢周公所作只與後世撰樂書相似○

卷耳是欲酌酒以解其憂傷

答鄭仲禮若無存養實踐而但欲曉解文義雖盡通諸經不錯

一字亦何所益○高氏遺奠祝祠形神不留者非是據開元

禮作靈辰不留○吉凶祭以請祝居主人左右為別

答程正思說訟辨地與其得直於有司不若兩平於鄉曲之為

愈也○致知力行論先後致為先論輕重力行於重○異

論紛紛不必深辨切不可於稠人廣坐論說是非者書立之

肆意排擊愚按先生平日衛道之嚴迹多類此豈非有先生

之學則可耶然吾徒真不可以不戒也○浙學尤更醜陋如

潘叔昌呂子約皆深陷

答周舜弼行篤敬執事敬字本不為默然無為時設須向難

處力加持守○訓釋致中和之注頗詳

答董叔重書叔重論殷之三仁有云當與社稷俱存亡不可復

顧明哲保身之義愚按明哲保身但存進退之節非謂貪生

畏死若死得其所是於明哲保身非相反也○論河圖洛書

天地之數皆五○論禹貢稱漢水入江匯為彭蠡恐當時地

人三苗禹亦不能細考江流甚大漢水入之未必能有增益



今人不敢說經文有誤多回互耳愚謂彭蠡自受江東西之水以入於江亦猶漢水受荆襄等之水而附入江也若謂彭蠡因漢水入江之勢相衝泐狀不能射注直下而名之為匯則可若謂漢水之盛江不足以容而匯入為彭蠡則不可○凡言五世祖者自本身通數○良其背不獲其身只見道理當止處不見已身之有利害禍福也行其庭不見其人只見道理當行處不見在人之有強弱貴賤也○為銘墓云因得好行狀故不費力

答黃子耕祭禮神主惟長子奉之支子居官或旋設位以祭○仕宦既未免出來只得忍耐更看自家分內許多道理其底是欠缺底隨處操存隨處玩索不妨自有餘樂何至如此焦躁耶○調遠邑而歸既無肩進之嫌又絕矯亢之累○經界打重法人於田段中間先取正方寸數却計其外夫斜歪曲

要約濼成方却自省事

答曹立之陳太丘亦是不當權位故可凌遜亂世若以其道施之朝廷而無所交通亦何望其有益人國哉

答萬正淳正淳論舍生取義謂義當生則生豈謂義與生相對為輕重謝氏乃謂生重於義則舍義取生且義而可舍雖生無益矣○王淳引張子謂君子之道天地不能覆載恐失之太高子思雖云天下莫能載復云天下莫能破大小兼該可也愚竊意莫能載者喻其大之極謂君子語道之廣大也莫能破者喻其小之極謂君子語道之精微也破之一字注解未甚訓釋愚竊意粟粒之小針可破之若愈小則雖針亦無所用其巧故曰莫能破焉○春秋滕杞諸國書伯書子不常正淳謂當時以爵之大小為貢之多少故有職貢不共而自貶其爵者如子產爭於平丘之會及吳晉黃池之會可見先



生云沙隨說正如此○游揚為老莊之說嗚呼得深○橫渠說乾卦恐比過論○易有伊川傳只看此尤妙

答吳伯豐書多論讀大孝詩論語西銘所言多與先生契合先生託以詩傳補脫及編祭禮

答葉永卿先天圖具推行之法

答劉公度書識臨川荆舒祠記識陳君奉只要雜博包衆說不相傷葉正則亦是如此聖門教孝循循有序無有合下先未頓悟之理

答劉季章謂今人讀書皆却經文橫生他說○又說古聖賢只見義理都不見有利害可計較應事接物直是判斷分明推以及人吐心露膽亦無回互○孟子說未有義而後其君雖是理之自然到直截剖判處却不若重生之有力○謂善類消磨得盡之說若消磨盡去此人便不濟事

答胡季隨南軒文最好是奉議異時自作一書○又書論戒懼謹獨兩節文義極分曉可以細讀○為孝不厭卑近愈卑近則工夫愈賈而所得愈高遠其直為高遠者反是○自謂灑落者乃是疎略放肆之異名兩字本是黃太史語近乎先生拈出是要孝者識深造自得氣象不謂不一再傳其弊至此古之聖賢只是教人於下孝處用力至此等處未嘗言也

答高應朝講義若不教人以日用工夫只孝得一場大話

答沈叔晦書謂刻東萊文真偽相半惟大事記有益○答所問兩塗之疑謂聞道讀書須誥以所謂道何道所謂書何書聞之讀之又如何用其力更願審叩以決其是非愚謂先生少其受象山之孝故其說如此所謂引而不發者耶再答讀書數條先令虛心熟讀本文若便雜諸說下稍只得周全人情恐亦關其先入為主者



答孫子和書季和自謂病在輕弱先生令痛下功夫知行並進  
又與論中庸太極等說且云浙間學問一向外馳百性俱在  
亦頗竟有弊否

答石應之書云富貴易得名節難保

答諸葛誠之書皆言與子靜辨只是尋箇是處

答項平父亦以其習子靜議論而告以講學工夫

答應仁論易本義不自意推尋至此

答王季和謂孔門之教不遺孝弟忠信持守誦習之間

答時子雲謂向編近思錄欲入說科幸壞人心術處而伯恭不  
肯

答王伯豐說參伍字義及書一卦法

答趙幾道謂蘇子古史序於義理綱領見得極分明惜其從初  
為孝功本無次序

答楊簡鄉書却其求趙帥書云向使前舉未登科不成如今亦  
要舉狀國陞

答吳宣之却其求館求試

答趙昌甫云只因窮兩字是着力處不然即墮坑落塹無有是  
處又士巧言語為人所說易入邪徑如近世陳無已不見章

雷州呂居仁不答梁師成蓋絕無而僅有

答徐彥章論動靜及徑疑

答潘謙之伊川亦有時教人靜坐然孔孟以上却無此說要須

見得靜坐與觀理兩不相妨乃為的當

答李守約持敬工夫只大綱收領勿令放逸亦何必兀然靜坐

然後為持敬哉

又答李守約庶母謂父妾生子者士服總麻若生已者則儀禮

有公子為其母之文○因人說琴瑟為考之然不能琴



答李時可說誠者物之終始云人心不誠則雖有所為皆如無  
有若自始至終皆無誠心則徹頭徹尾皆為虛偽○又書云  
王氏書義序明言是學說荆公奏議却云一一皆經臣手○  
又書此書說條例

答包詳道古人為學只是升高自下曾子工夫只是戰兢臨履  
是終身事中間一唯蓋不期而會

答顏子堅云不念身體髮膚之重天斂天秩之隆方將毀冠裂  
冕以從夷狄之教顯道不能諫止已失友朋之職節夫更有  
助緣亦非君子愛人之意聞已得祠曹牒覺都有斯急作此  
奉報且更與子靜謀之

答安仁吾生極罵其狂妄將答趙然道書生之兩書合看極看  
益

答范叔義謂學短之說少日聞之范公如圭字伯達

亦曰沉酣浸漬自信自得之功更在學者自着力耳豈是更  
要添外科釀元酒而和大羔也耶

答徐叔載云放翁詩近代惟見此人為有詩人風致

答葉正則責其所著書多雜單含糊又自謂在荆州看得佛書  
若見得道理分明便無事殺決不暇看佛書欲得面會相見  
彼此劇談不須得如此遮前掩後欲說不說做三日新婦模  
樣

答徐君厚今人但見孔子問禮問官無所不學便道孝只是如  
此却不知得它合下次第大本領方有功夫到此

答方賓王多論詩疑

答陳師德言讀書之法

鄭子上論愛物謂有知之物乃是血氣所生與無知之物異恐



聖人於此亦有差等先生云此說得之

答稱一之文字只就一段看不須引證旁通○又論三代什一之法甚詳合細考

答李堯卿多論經疑答陳安卿亦然安卿尤善推廣詰難

答張仁叔云什一之法須以周禮為正而參取孟子班固何休

諸說愚恐且當以孟子為正若周禮雖名為周公之書而實

出於王莽之世不先於孟子也○說律呂正聲是全律之聲

子聲是半律之聲其說甚詳令作圖子輪轉者

答謝成之云詩狂費工夫不切自己淵明所以為高正在不費

安排處東坡凡篇篇句句依韻而和之雖其高才似不費力

然已失其自然之趣矣○太極說各一具性者云五行各專

其一而人則兼備

答陳康夫云為學工夫不在日用之外檢身則動靜語默居家

則觀事長窮理則讀書講義大抵只要分箇是非而去彼

取此耳

答胡平一云周首十一月而春秋書春正月若其下書建子月

事則改月號而以冬為春若書建寅月事則用夏正月而亂

周典為胡氏學者乃謂夫子欲行夏之時以寅月為歲首所

書事則建子月之事無其位不敢自專也然月與事常差兩

月恐聖人作經又不若是之紛更也不若缺疑之為愈

答徐子融有性無性之說甚悉云氣質之性只是本然之性墮

在氣質中

答宋深之謂子莫執中與三聖執中文同意異及孔孟言性之

異

答陳器之公之為仁猶言去其壅塞則水自流通然便謂無壅

塞者為水則不可○又書云性之綱理有四曰仁義禮智四



者之中仁義又是對立開仁義雖對立而仁實貫乎四者之中智又能成始能成終者也

答葉味道既附後主復于寢陸子靜不能行而子壽敬伏

答徐志伯四壁環列前輩之象而遊燕寢卧其中非便橫渠言得夫子象無設處為此耳

答鄭衡老問近思錄云王介甫說律是八分書言律之長處又

云對建郡縣互有得失理則封建為公

答張敬之云以善服人者惟恐人之進於善愚恐腹人不過欲

人之服已未必忌他人之為善若以晦翁他處議論樂之恐此亦於本意上略侵過界分更當俟長者而請焉

答林正卿論蔡季通被謫云味子翁曾作讓官及被謫猶着白

布必繫麻鞋赴旬呈朝廷行遣罪止欲以此困辱之若必

求免是不受君命也○正卿謂伏義身如陰陽代謝若有推

排而莫知其然文王周公易則六十四卦之名乃十八爻後

之私記三百八十四爻乃三爻奇偶之私記潛龍牝馬等物

如今卦影勿用利有攸往等語如今斷卦之文孔子易則卦

名者時也事也物也初二三四五上者位也九六者人之才

也處其事乃其時用其物才位適所當則吉否則凶先生批

云近之○十三卦或云蓋取者疑辭未必見此卦而制此物

答龔惟微春秋經文太略諸說太煩且其前後牴牾非一不若

即他書之易知者求之

汪叔耕以太極圖有單傳密付之三昧先生答謂聖賢言語惟

恐人之不解豈有故為不盡之言而單傳密付也哉此篇甚

詳

答方若水不求只是本分求着便是罪過不惟不可有求之

迹亦不可萌求之之心下注不得說着求字亦不可說着不



求字方是真能自守不亦人知也

答方子實注一無適之謂敬只是展轉相解非無適之外別有主一主一之外又別有敬也

答何巨元云先天圖自復之乾為陽自遇之坤為陰贊康節手探足躡者以遇在上而復在下故以手足言

答吳此謂道不難於求而難於養康節之告章子厚云以君之才於吾之學頃刻可盡但須林下一二十年使塵慮消散習中豁豁無一事乃可相授

答吳斗南說聞道及廟制等兩書其詳可讀

答陳衛道論性理與釋氏兩書皆當讀

答余方叔物性甚詳

趙恭父書奔夜投壺兩篇曲禮之正篇儀禮亦各曲禮

答趙恭父不得已而從宦惟有韜靜晦默勿太近前為可免於

斯世耳一或不幸為人所知便不是好消息也

趙致道謂程子言仕宦奪人志蓋於空礙處復侵入於隨時狗俗先生云當隨處省察而審其輕重

答許生近年有儒者釋之以以亂孔孟之實者其法首以讀書窮理為大禁常使學者注其心於江味不可知之地以僥倖一旦恍然獨見

答汪易直管仲不死子糾而從相公乃是先迷後得

答潘子善欲專務靜坐又恐墮落那一邊去只隨動隨靜無時無處不自省竟○又云揚敬仲其人簡淡誠懇自可愛敬而其議論見識自是一般又自信已篤不可復與辨論止不必徒為嘵嘵也

答余彝孫不耕獲不苗畝此文乃自始至終都不管為而偶然有得之意聖人之無為而為者之不要人爵而人爵從之



皆是也

答林德父韓子說所以為性者五而今之言性者皆雜佛老而  
言之所以不能不異在諸子中最高為近理○又書盡其心者  
知其性也言人之所以能盡其心者以知其性故也愚按先  
生以此說性理儘長若以文勢觀之恐合且依諸儒之說順  
下說去蓋下文有知性則知天一句影帶分曉盡心則知性  
知性則知天皆是一串順去道理今若以盡心本於知性則  
下文知天又本於知性恐文理未必然况人豈有不先盡其  
心而一切以性為先者然先生說則以知性為明理固宜以  
明理為先也○又書云凡官六合從選郡注擬是家常茶飯  
今人于堂慣了不竟其意故有志之士亦不免俛首其間為  
人所前却

答歐陽希遜孔子只是說箇為仁工夫至孟子方解仁字之義

理○希遜疑明道言性以為水初出無獨或泥沙外物汨之  
此孟子所謂陷溺其心者也豈得以惡亦不可不謂之性嚴  
時身又疑才說性時使已不是性深恐啓人致思於查其不  
可究詰之地

答嚴時身鄉黨雖上齒有爵者希于尊東使自為一列不為衆  
所壓亦不厭却他人即所謂禮也遵亦作儀

張元德謂許世子止之或左傳云許悼公懼飲世子止之藥卒  
公羊云止進藥而藥殺也可見悼公之死於藥矣若當時止  
偶不宜世子何為遽棄國而出奔先生謂於經不見許止出  
奔事

答甘吉甫云舜居深山尹耕華野豈不是樂以終身後來事業  
亦偶然耳

答黎忱易經未易讀蓋易本卜筮之書故先生設官掌於太卜



而不列於學校學校所教詩書禮樂而已至孔子乃於其中  
推出所以設卦觀象繫辭之旨而因以識夫吉凶進退存亡  
之道在今已不得其法又不曉其詞而暗中摸索妄起私意  
不若且看詩書禮樂之為明白而易知也

答李晦叔問程氏祭儀謂凡配止以正妻一人或奉祠之人是  
再娶所生即以所生母配先正妻云程先生此說恐誤唐會  
要中有論凡是嫡母無先後皆當合祔並祭○又書云方其  
生存夫得有妻有妾而配祔又非生存之比○兄家設主第  
不立主只於祭時設位以信榜標記祭畢焚之○未分五  
行時只謂之陰陽未分五行時只謂之健順

答李敬子夫之外無窮而中空處有限天左旋而星拱北仰  
觀可見四遊之說則未可知然曆家乃以算數求得之非  
空而言亦以左旋拱北說不相妨如虛空中一圓球自內而

觀坐向不動而常左旋自外而觀又一面四遊以薄四表而  
止○又云曆說如月令疏及晉天文志皆不可不讀

答胡伯量葬地須擇稍有形勢瓊瑤處虛墓則不必○又答李  
繼善誌石須在墓上二三尺許

答郭子從據周禮賈公彥周人少稱伯其甫至五十乃去伯其  
甫而專稱伯仲○古用小皮帶束衣而外加大帶故謂之紳  
申重也○江都集禮祭版皆長尺二寸博四寸五分厚五分

下文云八分大書後人以八分連五分難讀至改為五寸八分  
答葉仁父身外之事當一切聽天其自至者亦擇其可而受之  
其不至者則無求之之理也

答孫敬甫說禪家云少曾見某老與張侍郎書云左右既得此  
禪柄便可改頭換面用儒家語說向士大夫

答吳元士論律及琴其詳



與諸仲至論詩謂古今詩有三變虞夏以及魏晉為一等自晉  
宋間顏謝以及唐初為一等自沈宋以後著律詩下及今日  
為一等荆公詩選乃就宋次道所有序引有費日力於此良  
可惜也之歎然使老夫筆削更當去其半○故翁筆力愈健  
簡齋詩有合改定處○龜背又正春甲五應五行次甲八應  
八卦又次甲二十四應節氣

答卓周佐拒其求薦其詳

與湖南諸公論中和書言性情其詳

答或人謂經傳之言誠有指實理而言有指人之實有此理而  
言有指人之實其心不自欺者而言

又答或人知得如此是病即便不如此是藥若更問何由得如  
此則是騎驢尋馬只成閑話矣

慈溪黃氏日抄分類卷之三十四

慈溪黃氏日抄分類卷之三十五

讀本朝諸儒理學書三

晦庵先生文集二

雜著

尚書堯典注安安古說有以為安民之當安者今定為無所勉  
強之貌蓋此節上下文皆言聖德未及安民事也百姓古說  
有以為百官之族姓者今指為畿內庶民與下文萬邦相協  
謂民為百姓亦便也朔方朔字蘇也萬物至此死而復蘇○  
堯冬至日在虛昏中昴今日在斗昏中壁蓋天有三百六十  
五度四分度之一歲有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天度四  
分之一而有餘歲日四分之一而不足故天度常平運而舒  
日運常內轉而縮天漸差而西歲漸差而東東晉虞夏始立  
差法約五十年退一度何承天以為太過倍其年又反不及



隋劉焯折衷為七十五年○閏法以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天體圓健繞地左旋一日一周而過一度日少遲繞地一周而不及天一度月亦遲一日常不及天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歲以三百六十日常數計之日行多三日九百四十分日之二百三十五為氣盈月行少五日九十四分之五百九十二為朔虛合氣盈朔虛而閏生焉○嬪于虞之下欽哉之說以為戒二女之辭於文意極順前無此說

舜典以至於位宗柴望為句按書有二月庚戌柴望詩有巡狩告祭柴望則柴望二字相連為文甚明前此以柴字絕句者真不子細耳○卒乃復古說謂五器受說則還諸侯今說謂事畢則不復東而西向○夔曰於余擊石拊石謂此益稷之謨簡方九官相遜不應自夸○璿璣璿者美珠飾璣以象星言天三家宣夜無師說周髀謂天似覆盆而斗極居中中高

而四邊下日月旁行繞之日近而見為晝日遠而不見為夜蔡邕以為考驗多失渾天以為天包地天居地上有一百八十二度半強地下亦然北極去地三十六度南極入地亦三十六度而嵩高正當天之中極南北極特其兩端其天與日月星宿斜而迴轉取壽昌始鑄銅為象而望之知日月星辰所在即璿璣遺法蔡邕以為近得玉射之實本朝因之為儀三重外曰六合儀平置單環面定四方側立黑雙環刻去極度數半出入地上下其一結於子午為天經其一結於卯酉為天緯天經環南北二極皆為圓軸虛中而內向以擊在內三辰四遊之環上下四方於是可考次內曰三辰儀亦為雙黑環刻去極度數外貫天經之軸內擊黃赤二道赤道為黃赤單環外依天緯亦刻宿度而結於外環之卯酉黃道為黃雙環亦刻宿度而又斜倚於赤道之腹而交結於卯酉而半



其內為春分後之日軌半出其外為秋分後之日軌下設  
其輪以水激之使日夜隨天東西運轉日月星辰於是可考  
其最在內曰四遊儀亦為雙黑環如三辰儀之制以貫天經  
之軌環內兩面各施直距外距指兩軸要中之內又為小窾  
受玉衡要中之小軸使衡隨環東西運轉又可南北低昂以  
待占候者仰窺焉東西南北於是無不周遍愚按周髀謂日  
月遶斗極以見不見為晝夜即道家日月繞崑崙崑崙山相隱避  
為光明之說然道家之所指者山也山在地而高人或為其  
所隔則容有不見者雖無其事尚或可說周髀之所指者斗  
也斗極高懸日月縱環繞於其上人亦安有因其遠而不見  
者哉幾於襲用之而愈舛矣日月星辰隨天斜轉東浮西沉  
人人共見則渾天之說為可信而本朝之占驗愈密矣  
大禹謨金縢召誥洛誥等說及武成日月譜

孝經刊誤自開宗明義至庶人章去其所引諸書合為一章曰  
正經餘章刊其雜引左傳等文而存其與諸經相關者為傳  
初衡山胡侍郎論語說疑孝經引詩非經本文涉隨程可以  
亦言玉山汪端明以為此書多出後人傳會先生因而廣之  
為刊誤

讀管氏弟子職始於孝則次蚤作次受業對客次饋饋次乃食  
次灑掃次執燭次請在次退習凡九篇皆叶韻而文質澁先  
生為之注釋古者小孝灑掃應對進退之節於斯乎有考矣  
始於孝則謂人莫先於孝凡其后所叙皆孝也蚤作次之受  
業又次之晨必先長者而起給事之後即讀誦也請在又次  
之而退習終之夜必後長者而寐給事之后復讀誦也此其  
大畧也致知躬行工夫交進此其為大孝基本云

記高氏晁氏卦爻象象說古易上下經及十翼凡十一篇費直



以彖象文言雜入卦中古十一篇之易遂亡王弼因之又分  
爻之象辭各附當爻惟乾之小象未繫于爻辭此託晁氏說  
也先生注按詩疏浚初傳訓皆与經別行及馬融為周禮注  
欲省字者兩讀故就經為注高貴鄉公謂彖象不連經文者  
十二卷之古經傳也然則先生本義之作蓋復其舊云

著書考設揲者之法五十策去其一以四十九策分置左右手  
所謂分二以象兩又取一策懸於左手小指之間所謂掛一  
以象三揲者數之也先置右手策而以右手四四數左手之  
策又置左手策而以左手四四數右手之策所謂揲之以四  
以象四時四之後必有零數左手者歸之於第四第三指  
之間右手者歸於第二第一指之間以勒之所謂歸奇於扚  
以象閏一掛兩揲兩扚為五歲之象故曰五歲再閏故再扚  
而後掛及后掛則又置前掛扚之策復以見存分二掛一為

第一爻爻分二掛一揲四歸奇凡四營初一變兩揲之  
餘掛扚者不五則九第二變不四則八第三變亦不四則八  
總二變之間若一五兩四而二皆少稱老陽以掛扚之餘存  
者二十六以四計之則九揲而九陽數也或兩多一少則存  
者二十八以四數之則七揲七為少陽若一九兩八而二皆  
多稱老陰以掛扚之餘存者二十四以四計之則六揲而六  
陰數也或兩少一多則存者二十二以四數之則八揲八為  
少陰老陽則乾也少陽在初為震中為坎末為艮老陰則坤  
也少陰在初為巽中為離末為兌二變成一爻十八變成一  
卦此其大略也諸說之誤者先生各條列以辨

琴律說謂琴之有徽所以分五聲之位而配以當位之律布徽  
之法則當隨其聲後之多少律管之長短而一分損益上下  
相生以定其位今人但以四折取中又謂初絃黃鍾之宮次



絃大簇之商三絃中呂之角四絃林鍾之祉五絃南呂之羽  
六絃黃清之少宮七絃太清之少商而一絃之中又各有五  
聲十二律者凡二焉皆起於龍巖終於臨岳長四尺五寸不  
待抑按而為本律自然之散聲又謂七徽之左為聲律之初  
氣厚身長聲和節緩故琴之取聲多在於此七徽則為正聲  
正律初氣之餘承祉羽既盡之後而黃鍾之宮復有應於此  
者且其下六絃之為聲律亦皆承其已應之次以復其初而  
得其齊焉氣已消而復息聲已散而復固是以雖不及始初  
之全盛而君子猶有取焉過此則氣愈散地愈迫聲愈高節  
愈促此六徽之後所以用之少又謂七絃既有散絃所取五  
聲之位又有按徽所取五聲之位散聲陽也通體之全聲也  
無所受命而受命于天者也七徽陰也全律之半聲也受命  
於人而人之所貴者也今人不察反以中徽為重而不知散

聲之為尊又謂調絃古人所以破去三分損益隔八相生者  
乃迫於聲律自然之變

舜典象刑說雖發明帝舜之欽恤實護後世之輕刑且謂少正  
卯之事獨有况言之必齊魯固儒憤聖人之失職故為此說  
以夸其權耳

樂記動靜說辨性情字義詳甚○已發未發說再詳程氏遺書

而推見中間一段日用本領工夫其說曰未發之中本體自  
然不須窮索但當此之時敬以持之使此氣象常存而不失  
則自此而發者其必中節矣愚謂此段不特有功於程氏亦  
有功於子思所以指示後學用力處甚的若程氏止說中和  
兩節而有云赤子之心可以謂之中者尚合審訂蓋赤子之  
心恐不過無為而已及其發也恐未必能中節而和○太極  
說靜者性之所以立也動者命之所以行也實則靜亦動之



息爾故一動一靜皆命之行而行乎動靜者乃性之真也

明道論性說按明道論性多非後學可遽曉而先生一一與之

辨折○觀心說辨佛氏以心觀心之說之繆而聖賢所謂精

一操存盡心存心者皆心自為之主與佛氏言心迹相以而

實不同

仁說謂天地以生物為心而人得之以為心曰仁則溫然愛之

利物之心也程子謂愛不可為仁者但以愛之發不可為名

仁其徒有以萬物與我為一為仁之體者可以見仁之無不

愛非仁所以為體之真又有以心有知者釋仁之名者可以

言仁之包乎智非仁所以得名之實

王氏續經說謂二帝三王之治詩書六藝之文後出莫能及之

非功效語言之不類乃本心事實之不侔也王氏一見隋文

而陳十一葉既不自量其力之不足為伊周又不知其君之

不可為湯武又不遇而歸復摺拾兩漢以來文字言語之陋

依倣六經次第采輯既不自知其學之不足為周孔又不知

兩漢之不足為二王

養生說謂莊子稱為善無近名為惡無近刑緣督以為經督者

中也為善則畏其名之累已而不敢為惡則擇其不至犯刑

者而竊為之乃欲以其依違苟且之兩間而循其中之所在

不論義理專計利害乃賊德之尤者

觀列子偶書其言精神入其門骨骸反其根我尚何有者即佛

書四大各離今者妄身當在何處之所由出此類其眾聊記

剽掠之端

跪坐拜說兩膝着地以尻著蹠而稍安者為坐神腰及股而勢

危者為跪因跪而益致其恭以頭着地為拜○周禮九摎辨

一曰稽首手引頭至地稽留多時為稽首臣拜君之拜也最



重二曰頌首頭叩地即舉不停留為頌首平敵拜也三曰空首頭至手不至地為空首若合臣之拜也三者正拜也四曰振拜戰栗變動之拜五曰吉拜拜而後稽顙謂齊衰不杖以下者六曰凶拜稽顙而後拜謂三年服者七曰奇拜謂一拜答臣下八曰褒拜謂再拜神與尸九曰肅拜但俯下手軍中拜及婦人拜也最輕

壺說壺容斗五升注乃以二斗釋之借方形虛加整數以定之也然知借而不知還先生規而圓之去四角虛數四分之一外圍二尺四寸一分伍釐腹高五寸受斗五升如經之云深衣制度衣二幅不裁裳六幅各裁為二以袂頭向上每裳三幅上屬於衣一幅圓袂口徑一尺二寸六釐者兩襟相掩且自方衣裳皆緣寸半帶廣四寸垂其餘為緋

殿屋厦室說及明堂說儀禮祭宮○宮必南鄉廟在寢東室必

五架通乎上下特廣狹隆殺異爾中脊為棟前一架為楹前接簷為殿後楹以北為室與室相連脊為房房無北壁故得北堂之名室南其戶戶東而牖西戶室為中室西南隅為奧當牖之後東西隅為突當戶之後西北隅為屋漏日光所漏入也戶牖之間為依堂東西之中為兩楹間南北之中曰中堂東西為序序即階也堂上各序室房與夾各牖堂下曰壁曰階其實一也堂序之外為夾室夾室之前曰廊相翔待事之處也亦名東西堂堂角有站以土為之堂之側為廉堂堂基廉後之上也堂東階曰阼階阼酬也所以酢賓堂下至門為庭其塗為陳明限為闕夾門之堂為塾塾有四東西各又分南北鄉也屋之四垂為宇檐之東西起者為榮為翼答社壇說壇高四尺四面各廣二丈五尺四出陛社以石為主如鍾高一尺五寸壝十五丈 坎在壇北壬地木隨土宜



井田類說集荀悅論及班志

帝裕議王制天子七廟五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漢諸帝之廟各在一處不容合為都宮以序昭穆明帝遺詔無復起寢廟至今遂為同堂異室之制獨原廟外為都宮而各為寢廟為近古而禮本不經故李清臣謂略于七廟之室而為祠於佛老之側揚時謂舍二帝三王之正禮而從一繆妄之叔孫通然不知所以致此由廟制不立而人心有所不安也遷毀之序昭常為昭穆常為穆而陸佃非之不知昭穆本以廟之居東居西主之向南向北而得名初不為父子之號禮所謂昭與昭齒穆與穆齒傳所謂太王之昭王季之穆文之昭武之穆是也如佃之說以為父子之號則穆之子安得復為昭哉

五峯胡仁仲論短喪失不在文帝而在景帝愚往歲讀法書亦

及此不料前輩所已言也

廟議圖說先生請復祀 傳祖而趙汝愚丞相不以為然給舍

樓鑰陳傳良附其說徑不行

君臣服議淳熙丁未 高宗上僊禮部令用布四脚直領布襪

衫麻經州縣莫曉其制先生謂四脚幘頭周武帝所製之常

冠用布一方幅前兩角綴兩大帶後兩角綴兩小帶覆頂四

垂因以前邊抹額而繫大帶於腦後復收後角而繫小帶於

髻前以代古冠亦名折上巾其後乃以漆紗為之而專謂之

幘頭其實本一物也至於直領布襪衫上領不盤之說則直

領者古禮也上有衣而下有裳者也上領有襪者今禮也今

之公服上衣下裳相屬者也公服隋文巡遊令百官戎服從

駕亦非當時朝祭之正服也如用直領則兼服布裙而加冠

於首如用布襪衫則首加幘頭今但見公服之上領而有襪



遂解直領為上領不盤而增欄字於衫字之上誤也凡礼君之喪諸達官之杖

李校貢奉私議欲均解額立德行科罷詞賦分諸經子史時務之年李校則選有道德之人專教導裁減解額舍巽繆濫之恩以絕利誘

讀呂氏詩託說桑中篇謂一南正風房中之樂鄉樂也二雅之正朝廷樂也商周之頌宗廟樂也交雅固已無施於事變風又特閭巷之謠古者採詩以觀民風固不問美惡而悉存以訓今乃引淫放之鄙詞而文以風刺之美說

讀唐志謂孟氏沒士皆本趨末不求知道養德以充其內而徒以文章為事業韓愈氏出始覺其陋猶未免裂道與文為二物又復衰敬教一百年而後歐陽子出忍亦未免於韓氏之病而其徒推尊之曰今之韓愈又必引文不在茲也必張

其說又王孔子之文與韓歐果若是其班乎

讀大紀謂宇宙之間一理流行未嘗有頃刻或停釋氏乃欲求所謂空虛寂滅之地而逃焉

讀兩陳諫議遺墨熙寧日錄王安石為一出禍敗之原者其隱微深切皆聚此書而起熙豐訖宣靖六十年間譏說推明按為國是有識之士飲氣吞舌莫敢指議獨兩陳公出死力以排之終未免有所回互惟龜山指其離內外判心迹使道常無用於天下而經世之務皆私智之鑿者最為近之及其請罷廟享配食又不能如平日之言以正其罪

讀蘇氏紀年謂道者天而已天大無外聖人與天同德無一物之不知無一理之不當故曰吾道一以貫之而蘇黃門指五鼓振衣何思何慮者為妙道之極自謂悟夫子一以貫之之旨



記程明同異及記疑二篇皆指雜異端之似以亂吾真者  
記和靜五事迎天竺觀音曰彼亦賢者也誠敬而拜之日誦金  
剛經曰是母所訓語及蘇氏使民戰栗解腕然曰訓經而欲  
新奇無所不至矣

記孫觀學在虜營為某文貶損媚虜且以順天自誇

記林黃中辨易謂以六畫之卦為太極若論太極一畫亦未有

林又闢西銘大君為父母又降為宗子是錯讀了

記濂溪謂借得洪景廬所作國史濂溪傳載太極圖說乃云自

無極而為太極

旌儒廟碑陰儒即秦所坑儒也杜佑謂其自取禍及引漢黨錮

為戒先生謂佑之識趣如此所以陷於任文之黨

偶讀護記吳執中及其子岩夫皆附蔡京○壽皇以中原事問

何蓑衣有胡孫拖白不終場等語以虜儲允恭孫讓位為胡

### 孫之驗

閩人李復有滴水集論孟子養氣云動必由理故仰不愧俯不

怍無憂無懼此書信州有本

蜀人馮當可有縉雲集封事乞移蹕建康云此興事造業之根

本洪範所謂皇建其有極者也與先生皇極辨暗合

會稽官書有子華子云程孔傾蓋之程子所作先生謂多取佛

老醫卜之言多用左傳班史中字好事者偽造

岷縣有弋過二姓即少康所滅羿促之黨

疫疾傳染誣之以無染而不必避不若告之以雖有染而不當

避抑染與不染似亦繫乎人心之邪正氣休之虛實不可一

### 槩論

筭者寡婦之器但筭易成寡婦亦能置之它人則取魚之器尚

多不專用筭耳谷風小弁詩皆曰無發我筭豈寡婦之作也



哉

附子熟則已疾生則殺人漢淳于衍毒許后生用也先生嘗中  
烏蒙毒正如許后證偶記漢質帝語得水尚可活多汲新水  
連飲嘔洩而解

讀雜書偶記記親祠以孝士為執綬官甚詳先生云余按曲禮  
少儀等書綬安也升車者執之以為安故執綬乃乘車者之  
事君車已駕則僕者負良綬取貳綬以先升既升然後以良  
綬授君君正立執之以升立於左僕執轡立車中以御勇士  
立右以備非常故開元開寶政和禮書皆以太僕卿為御千  
牛將軍為右蓋倣周禮而國史記國初奚嶼攝太僕卿備顧  
問猶未有執綬之名

記尚書二義蔡本木各漢書注蔡古匪字通用天畏匪忱猶曰  
天難忱爾孔傳訓作輔字殊無義理

記李復潘水集云龍門禹廟像豕首而冕服舊傳緣入羽淵此  
為黃熊而廟乃稱禹非也先生謂其不考漢書說啓母石處  
注中言禹亦嘗變熊

記山海經浙江出三天子都在其東廬江出三天子都入江彭  
澤西

記三苗今溪蠻四種曰獠曰仡曰伶而最輕捷者曰猫豈三苗  
之遺民乎

考韓文公與大顛書東坡謂妄撰而先生載其全書以為真今  
愚平心讀其書真見其與韓文不同蘇公學佛猶辨其為偽  
先生闢佛而反指其為真所不可曉况據韓文韓公止因祭  
神至海上曾與大顛語今請之者四書又亟以道為望安有  
平日謂道其所道非吾之所謂道而一旦求之亟如此使其  
既與習熟而少變舊說尚近人情今未之曾見而先欲聞其



道尤不可曉也

考歐陽公事蹟其要者三事其一云學道三十年所得者平心無怨惡爾其二保州軍變富公出為宣撫欲殺其已招安不殺者二千餘人公力爭且云甚至鎮州必不受命二千人賴以免其三妖尼喚二牛皆能稱前世姓名公言聰明聖知皆不能自知其前出而有罪為牛者乃知之乎又晚年守青州日論執青苗一事更六人越百年惟洪景廬作四朝史傳乃盡言之士之制行不苟合於當時而有待於後世者豈不難哉故公之言曰後世苟不公至全無聖賢

其辰辨云帝座惟在紫微者據七十二度常見不隱之中常居其所為天之樞紐不動者今謂在紫微者皆不動未然聲律辨五聲宮最大而況濁角居四者之中論中聲者不以角而以宮者以宮在五行為土五常為信五事為忠正當衆聲

和與未和用與未用陰陽際會之中好以為盛又注子時初四刻屬前日正四刻屬後日

開阡陌辨南北為陌陌之言百也遂間百畝洫間百夫徑塗皆從謂之陌東西為阡阡之言千也溝間千畝洫間千夫徑塗皆橫謂之阡此其水陸占地不得為田者頗多而正經界止侵奪時畜洩有不得不然者商君急刻但見田為阡陌所東而耕者限於百畝人力不盡而地利有遺是以一日奮然不顧盡開阡陌悉除禁限以盡人力以盡地利說者乃誤以開為創置之名

九江彭蠡辨謂禹貢稱漢水南入于江東匯澤為彭蠡東為北江入于海彭蠡初非併江漢之匯而後成江漢混流何以識其為昔日之漢水而今分之以北何以識其為昔日之江水而今分之以居中若以全江州為九江則漢九江郡本在江



北而今江州寔武昌郡之柴桑縣後以江北之尋陽并柴桑立郡又因尋陽政為江州實非古九江地國初胡祕監旦近世晁詹事之說皆以九江水洞庭接證皆精博蓋洪水之患河為甚禹乃親泣其他分屬視之亦可也洞庭彭蠡之間乃三苗所為官屬未必深入是以但見彭蠡之為澤不知其源甚遠而尚多但見洞庭下流之已為江不知其中流之宜為澤而甚廣也

皇極辨皇者君之稱極者至極之義自孔氏訓皇極為大中諸儒祖其說因復誤認中字為念初苟且不分善惡之意其弊將使人君墮於漢元之優游唐代宗之姑息卒至是非顛倒而禍敗隨之作皇極辨

尹和靜手筆辨和靜專闢語錄謂伊川嘗曰某在何必看此書先生云是則先生不在時語錄固不可廢和靜又謂易傳

自作語錄他人所作先生云孔門專治春秋而廢論語可乎

雜學辨

蘇氏易解謂性命之理甚明蘇氏每為不可言不可見之說務為閃倏僻隱不可捕捉足以自欺未嘗參問之庸人故為之辨○蘇謂古之君子愚性之難見故以可見者言性皆性之似先生謂古之君子盡其心則知其性未嘗患其難見非但言其似而已且性又豈有一物似之而可取此以況彼耶愚謂蘇之辭道先生之辭直不待深辨人知所擇矣○蘇謂君子日修其善以消其不善不善者日消有不可得而消者焉小人日修其不善以消其善善者日消有不可得而消者焉先生謂其言不善日消有不可得而消者疑若謂本然之至善言善日消有不可得而消者疑若謂良心之萌蘖而蘇氏初不知性之所自來特假浮屠非幻不滅得無所還者為是



說而幸其或中愚竊意蘇言君子修善以消不善可言小人  
修不善以消其善不可夫小人特陷於不善而不自知不善  
者日長則善者日消亦不自知耳不善者何可言修善者亦  
何嘗有心於消之蘇言善者日消有不可得而消者可言不  
善者日消有不可得而消者不可夫天理無漸盡善者固  
不得而盡消天理渾全則人欲消盡特患夫人不能自盡其  
力何不善者之不可得而消嗚呼此蘇氏之所以不知性也  
○蘇謂孟子之於善見其繼者而已先生謂孟子道性善蓋  
探其本而言之與易之旨無毫髮異愚謹按先生平日論易  
與孟子之言善本分兩截繼之者善言大極分陰陽繼此而  
生人物者皆此善是主造化而言孟子道性善言人性所得  
於陰陽造化而生之理渾然純粹是主人性而言人性之善  
正由本陰陽繼之者善故無不善蘇子誤認繼之者善為人

物既生以後之事故先生不復如平日分兩截徑探其本言  
之學者更當參其平日之言

蘇黃門老子絕蘇侍郎說為是書合吾儒於老子為未定又并

釋氏而彌縫之可謂舛矣然其自許甚高至謂當世無一人

可語此而其兄東坡亦以為不意晚年見此奇特其可謂無

忌憚者歟因為之辨○蘇謂孔子以仁義禮樂治天下皆器

也而晦其言老子絕而棄之以明形而上之道先生謂示人

以器則道在其中蘇氏離器而言不知指何物名道道者仁

義禮樂之總名今日絕仁義棄禮樂以明道是舍二五而求

十也豈不悖哉○蘇又謂因老子之言以達道者不少而求

之於孔子者常苦其無從先生謂因老子之言達道者何人

何如其達而所達何道孔子循循善誘誨人不倦入德之涂

坦然明白而曰常苦其無從乃自狀其不知道而妄言耳○







之所以聖也至謂孔子知之至而未嘗言孟子知其一二而人不信是以夫子之言為有隱而孟子之知為未盡也○又黃帝紀云其言與老子相出入以無為宗其設於世者與時俯仰皆其見於外者也先生謂是以聖人之内外心迹判然兩途而文章事業之見於世者皆不出於中心之實然也○又舜紀云舜禹避商均而天下歸之足以致天下之逆益避啓而天下歸啓為不度而無耻先生謂避之而彼不吾釋則不獲已而受之何病於逆避之而幸其見舍則固得本心之所欲又何耻焉惟不避而強受之乃為逆偃然當之而彼不吾歸乃可耻耳○夏紀以與賢為好異以與子為不敢與賢以為異周紀謂民生之初父子無礼君臣無義先生各辨其失云

讀余隱之尊孟辨隱之建安○其一温公疑孟謂夷惠之行

夫子同非隘與不恭也先生云夫子時乎清而清時乎和而和夷惠一於清和故子孟子又立言以拯其末流之弊又謂陳仲子亦猶者有所不為也孟子過之甚先生云正使母兄不慈不友亦無逃去之理又謂孟子以爵齒之尊自居先生云達尊三者不相值則各伸其尊一或相值則通視其重之所在于而致隆焉又謂孟子不告齊以止其伐燕先生云明鏡止水照其面我者而已不能探其背而逆照之沈同以私而問燕故燕之可伐孟子之所宜知也不以公而問齊故齊之不可伐孟子之所不宜對也又謂父子不責善是父不教子不諫隱之辨云教以義方豈自教哉觀過庭事可見先生云觀内則論語則其諫也以微又謂孟子論性無有不善為失言指朱均為證隱之辨云犧生犂胎龍寄蛇腹豈常也哉又謂貴戚之卿諫不聽則易位為亂之資辨云孟子得春秋之遺



意又謂孟子為禮貌飲食而仕又謂仁者皇帝王伯皆用也  
又謂舜竊負而逃為李巷之言先生皆一一明其說而竊負  
特設辭耳○其二李泰伯常語專闢孟子勸時君行王至以  
為五伯之罪人先生云李氏不知時措之宜詆孟子而甚畏  
齊王尊管仲至以文王太公比之良由不識聖賢本心李氏  
又謂無孟子可也不可無六經無王道可也不可無天子先  
生云有孟子而後六經之用明有王道而後天子之位定○  
其三鄭公藝圃折衷謂孟氏挾仲尼以欺天下賣仁義者也  
意齊王不知價遂愚齊王求極所索而後去見齊王之稍竟  
也抱而之他三宿出畫冀齊王呼已而還又謂秦漢欲無  
夷狄韓愈欲無釋老孟子欲無揚墨甚哉未思隱之亦皆  
為之辨而先生斷之

愚嘗妄意孔子在下之堯舜而孟子則湯武救世之心也

時也然亦不過勸時君以行仁義而已耳溫公以恪實執  
一之見而疑之此可與權之所以為難也泰伯亦邁往之  
士而尚縱橫之學固宜詆孟子如云可無王道等語何其  
自背於理以自貽後世之機未足攻孟適以自攻矣嘗記  
葉紹翁四朝聞見錄力辨泰伯諸書無一詆孟子而常語  
獨詆之以為偽書且考世所傳泰伯不試四科優劣論之  
年此年泰伯實不預試恐泰伯未嘗詆孟子或如紹翁之  
云也特所學正與孟子相反則攻之亦其情耳若鄭氏折  
衷特病風喪心信口叫號之言亦何足辨且凡世之感於  
異端而自叛聖門者不敢明詆孔子必借孟子為之詞愚  
所聞見往往而然使孔子而可明詆論語一書亦安知其  
不求疵耶善乎韓文公之言曰觀聖道必自孟子始此韓  
子灼然有見於斯道之傳而非他人所可及歟較之源洛



特未至精微耳然其廓清之功豈細乎哉

胡子知言疑義蓋先生與張呂講辨其疑者知言曰天理人欲  
同体而異用同行而異情先生云胡子欲人於天理中揀別  
得人欲又於人欲中便見得天理其意甚切然本体只一天  
理更無人欲去却人欲便是天理聖人未嘗教人識天理於  
人欲泊沒之中也愚謂胡子之言本自難曉先生既為以意  
逆志而明之又為折微直指以斷之有功後學何如哉知言  
曰心無不在本天道變化為世俗應酬又曰放而不知求耳  
聞目見為已蔽父子夫婦為已累衣裘飲食為已欲先生云  
疑世俗字有病猶釋子謂父母家為俗家也愚謂已蔽已累  
已欲皆民彝天倫人事之不可廢者今一切病之亦恐染於  
釋子之說知言曰性者天地鬼神之奧或問心曰無生死先  
生云兩章似皆有病又知言曰欲為仁先識仁之体先生云

此語大可疑又曰動則心矣先生云心字作情字如何

同安縣學齋名如彙征之名乃學優而仕之事非學者所宜  
先乃更以志道據德依仁游藝目之

同安論學者學如不及猶恐失之此君子所以孜孜愛日今或  
未及日中而散教不素明也不欲舉有司之法姑以文告知  
古人之所以為孝則將有欲罷不能者

論諸生孝者相與嬉其間其饒然者乃知以干祿蹈利為事至  
於語聖賢之餘肯究孝問之本原則同乎莫知然理義所以  
養心者固在諸君顧不察耳

論職事學校之政不患法制之不立而患理義不足以養其心  
補試榜諭君子孝以誠其身近世假手程文以欺有司令勸父  
兄之愛子弟者為求師友習孝弟馴謹之行以誠其身何必  
因人成事三一朝之得而貽終已之羞哉



策試榜諭 朝廷之事非草茅所宜言而師生相與之誠意亦不當數見於文字之間

策問

大抵皆以修事略啓其端而叩之

謂賢良方正科特以疑文隱義困於所不知如此則賢且良矣至以博學宏詞自命而試於禮部者則又可笑愚按博學宏詞之科設而賢良方正之科廢則士不于其行而于其文已可笑近世挾天下為無人去宏博之稱以小詞科名之士亦就焉又可笑近年小詞科例抑而不取士猶就之愈可笑嗚呼試科舉者猶曰草茅借此仕進也試詞學者皆已仕進之人也不讀書明理以修己治民而猶窮日夜綴緝以自取薄賤豈惟可笑亦可悲哉

白鹿書堂策問○問孔孟後荀卿揚王韓本朝歐王蘇胡程氏之四子

記解經

凡解釋文字不可令注脚成文

讀書之要循序而漸進熟讀而精思

論語課會說古者潛心六藝考諸日用疑焉則問後世之所講

有不待問而弟子之聽於師又非所疑具一時之文耳

講禮記序說禮者履也謂昔之誦而說者至是可踐而履也禮

以極卑為事愈卑愈約

玉山講義程珙問孔子言仁孟子兼言仁義又問三代以前只

說中與極先生與之敷析甚詳愚按此疑而問問而答者也

橫經講接近世無過於先生者矣以此為訓奈何猶有攜經

就講所在媒衣食或延人設講求蓋俗吏之名者豈所謂猶



勝別留心者耶雖然不若務其實者

滄洲精言論學者老蘇學為文兀坐終日讀書者七八年今人

要學道未能用旬月熟讀一卷書不曾舉得一二兩行經傳成

文不會記得一二兩處首尾相照不如歸家杜門依老蘇法將

大學論語孟子中庸又詩書禮記程張諸書讀之有箇入處

方好求師所謂就有道而正

又論學者唯志不立直是無着力處

增損呂氏鄉約○德業相勸過矢相規禮俗相交患難相卹

序

家藏石刻序歐陽集錄一千卷時玩之泉南又得東武趙氏金

石錄數倍之乃集家藏數十種追配之

上蔡語錄序以取後得胡文定家寫本上下篇為正而去吳中

板本增多之自餘章又得其遺語三十餘章別為一篇凡之

者三篇

論語纂訓序先生外兄丘子野所集凡十四家

論語要義序魏何晏集漢魏諸儒之說為注本朝邢昺修皇甫

侃之疏為正義王安石父子嘗盡廢之一程獨得孟子以來

不傳之學於遺經先生始編求古今諸說而編之刪為要義

論語訓家口義序刪錄要義以成之本之注疏以通其訓詁參

之釋文以正其音讀然後會之諸先生之說以發其精微又

以平生聞於師友得於心思者附見

戊午謹議序太上中興恢復之勢已八九成秦檜歸自虜庭力

主和議當時人倫尚明人心尚正天下交口以為不可而檜

以梓宮長樂藉口和議遂不可破自是以來士大夫徂於積

衰之俗以忘難忍辱為當然矣未之議曰不可和者尚書張



公闡左史胡公銓而已秦檜之罪使人倫不明人心不正而末流之弊至於如此之極因讀魏元履所次戊午譚議而發明其意如此

送張仲隆序聖賢言治必以仁義為先而不以功利為急不知出此而苟一切之計是申商吳李之徒所以亡人之國而自滅其身者國雖富其民必貧兵雖強其國必病利雖近其為害也必遠顧弗察而已

程氏遺書序二程門人各自為書散出並行傳者頗以已意竄易先生有家藏數篇皆著當時紀錄主名未更後人之手後益以類訪求得凡二十五篇

遺書附錄序明道行狀之屬凡八篇伊川祭文奏狀各一篇又伊川行事本末取實錄文集凡他書可證者次為年譜

語孟集義序蒐輯條流二程之說又取張橫渠范氏二口氏謝

氏游氏侯氏尹氏凡九家之說附之各曰精義後改名集義云

通鑑綱目序溫公編通鑑既成別為目錄三十卷上之晚病本書太詳目錄太簡更著舉要曆八十卷未成也胡文定公復修舉要補遺先生因兩公四書別為義例表歲以首年而因年以著統大書以提要而分注以備言各綱目云

言行錄序先生病文集及記事書所載名臣言行散出無統又汨於虛浮詭誕之說掇聚為此錄

中和舊說序先生自叙幼從李延平求喜怒哀樂未發之旨未達聞張欽夫得絳山胡氏學在問之亦未肯退而沉思謂人自嬰兒至老死莫非已發特其未發者為未發爾後忽自疑復取程氏書虛心平氣而徐讀之未及數行凍解冰釋然後知情性之本然聖賢之微旨其平正明白乃如此



尹知靜言行錄序程夫子有言涵養必以敬進學則在致知若  
尹公其學於夫子而有得於敬之云乎先生微意蓋有未備  
於其致知者

程氏外書序十一篇各外書者以取之之雜視前書不當精擇  
中庸集解序唐李翱始為之說然所謂滅情以復性者又雜乎  
佛氏至濂溪始得其要以著于篇二程於此既皆無書門人  
惟呂氏游氏揚氏侯氏有成書若橫渠若謝氏尹氏亦或記  
其語別自為編會稽石塾子重始集而次之  
詩集傳序本之二南以求其端參之列國以盡其變正之於雅  
以大其規和之於頌以要其止

再定太極通書序太極圖說一篇通書四十一章世傳舊本遺  
文九篇遺事十五條事狀一篇皆先生所集次周子之學莫  
備於太極一圖而諸本皆附於通書之後長沙本胡氏所定

通書章句頗有移易又刊去章目惟建安本特據潘誌置圖  
篇端而書之次序各章亦復其舊後得臨汀揚方本盡正其  
舛陋云

呂氏詩記序唐初諸儒疏義不出毛鄭之區或本朝劉侍讀歐  
陽公王永相薦黃門河南程氏橫渠張氏始用已意發明及  
其久而說者愈多學者無所適從呂氏家塾始兼總衆說而  
會通之

李丞相奏議序謂天之愛人甚矣迫於氣數而或至於亂也亦  
預出弭亂之人以擬其後若故丞相龐西公所謂能弭亂之  
人非耶政宣之際都城大水梓至公獨知其必有戎狄兵戎  
之禍上疏極言不幸謫去不七年虜薄都城公以眇然放逐  
之蹤出負天下山嶽萬鈞之重遂却強虜則以謬遠論建  
再造首登朝堂慨然以修政攘夷為已任又遭謫以去其在



紹興因事獻言深以議和退避為非策反覆之終其身使公  
之信用於宣和之初則都城必無圍迫之憂用於靖康則宗  
國必無顛覆之禍用於建炎則中原必不至於淪陷用於紹  
興則復祖宗之宇而報不共戴天之讎矣願乃使之數困  
於庸夫孺子之口不得卒就其志嗚呼痛哉然今天子方總  
羣策以圖恢復是書也得備清閒之燕而幸有以當上心者  
則有志之士將不恨其不用於前日而知天之所以生公者  
真非偶然矣愚按先生此序感慨世變令人於邑蓋不特為  
李公發也後學所當成誦

通鑑舉要曆序清源郡舊刻舉要曆八十卷謝公克家記其篇  
首其悉朝命以其板付學自地而沒焉溫公之曾孫及來  
領郡再出家藏本刻焉先生謂溫公愛君忠國稽古陳謨之  
意再二而不能已者尤於此書見之視其書之顯晦而考其

所以與於時運者則公所為再三不能自己之心可為太息  
而流涕

南軒文集序孟子沒而義利之說不明董仲舒諸葛武侯二程  
先生盡發明之而世莫信國家兩渡張魏公唱明大義以斷  
國論胡文定公誦說遺經以開聖學敬夫魏公嗣子而稱孝  
於胡公季子五峯先生之門故其見於議論措諸事無一  
毫功利之雜既以其弟定叟哀其故藁先生謂其平生之言  
不止此也其心亦未嘗一日以足而自足也乃益為訪求斷  
以敬夫晚歲之意定其書為四十四卷復取經筵口義一章  
附于表奏之後使敬夫所以堯舜吾君而不愧其父師之傳  
者讀者有以識其端

向鄉林文集序大略云張子房為韓報仇雖不遂然卒藉漢滅  
秦然後棄人間事中千載下聞風歎息可謂壯哉陶元亮自



以晉世宰輔子孫耻復屈身後代雖事業不繁見而高情逸  
想端之聲詩者後世皆自以為莫及也蓋古之君子大者既  
立而後節槩之高語言之妙乃有可得而言不然則紀後唐  
沐之節非不苦王維諸光義之詩非不清一失身於新莽祿  
山則所辛勤而僅得傳世者適足為嗤笑資余以是觀古  
今而於鄉林居士向公有感也公自文簡公左右 真宗欽  
聖憲庸母儀天下屢流宗文不可勝數然逮公之仕則國家  
之變極矣絕僭叛守孤城危於九死而不奪及紹興爭和議  
至病死不忘豈不凜乎子安元亮之心哉然二子皆為之於  
不可為之後不及有益人 國公乃竭股肱之力宗社用安  
勞烈所就視二子又有光 是以中年乞身一觴一詠豈徒  
以發興世辭之工蓋必有 采矣

謝監嶽文集序謝綽中達之 和人梅翁先君子尉政和行田

聞聞讀書聲入而視之儀札也 時方專治王氏孝而獨能  
爾異之即與復歸勉其所未至家中紹興三年進士第主邵  
武之泰寧簿自以不能俯仰歸領祠官以卒其子東卿以遺  
文過武夷精舍先生相與太息流涕而序之

金華潘公文集序中書舍人潘公宣初為博士獨斤大臣蒙  
蔽為館職不遊蔡京父子間使淮南不肯與中官同燕席靖  
康召對論時宰何臬唐恪不可用津 炎初召為右司諫首論  
亂臣逆黨紹興入為都司又忤時相以歸秦檜擢朝公遂廢  
不復起前後出入三朝在官不過八百六十餘日所居謹庇  
風雨郭外無尺寸之地先生許以孔子所未見之剛因其兄  
子時之請而為之序

大孝章句序自伏羲神義黃帝堯舜而司徒典樂之官已設三  
代之隆其法浸備孔子取其法誦而傳之孟子沒其傳浪焉



程夫子出而有以接乎孟氏之傳其志書猶頗放失是以采而輯之

中庸章句序中庸者堯舜禹所以相傳也天下之理豈有如此吾夫子雖不得其位而所以繼往聖開來季其功反有賢於堯舜者子思推本堯舜以來相傳之意質以平日父師之言作為此書而程夫子所以為說者不傳故為定著章句復取石氏書刪為此書

雲龍李公文集序參政文敏李公扈蹕臨安適遭己酉三月五日之變挺身赴難神采毅然逆折兇渠諭以大義退之陰贊宰府為離貳逆黨尊復明辟之計是其所以立豈獨以其文而已哉

豐清敏遺事序法家拂士砥固遷就詭辭以幸濟者公獨正色誦言以至流芳以沒思按公明四人東都事略亦云此序以

武夷圖序武夷君著自漢世孫以乾魚不知果何如今崇安縣

雨餘二十里武夷山相傳即神所宅清溪九曲人亦不到處往往有枯查挿石皮舟舡棺柩柩中遺骸外列陶器尚皆未壞頗疑前世道阻未通川壅未決時矣落所居而漢祀者即其君長今山之羣峯最高具大者猶以大王為號半頂有小丘焉豈即君之居耶羽人高文舉更定圖本為題其首

韓文考異序歐陽公言韓文印本初未必誤多為校讎者妄改如羅池碑改步為涉田氏廟改天明為王明之類耳公自言兒童時得蜀本於隨州李氏歲月當在天禧中其書已故弊則摹印與祥符杭本未知孰先孰後而嘉祐蜀本又其子孫明矣然猶三十年間聞善本必求而改正之固未嘗必以舊本為是至秘閣本則亦民間所獻是正之者豈盡劉向揚雄



之徒哉近世本多不同惟南安軍方氏校定本號精善別有  
舉正十卷論所以去取之意又他本所無然其去取以祥符  
抗本嘉祐蜀本及李謝所據秘閣本為定而尤尊秘閣本雖  
有謬誤往往曲從今更悉考諸本之異同苟其是雖民間近  
出小本不敢違有所未安雖官本古本石本不敢信各詳著  
其所以然為考異十卷

黃子厚詩序子厚名銖少先生一歲同事屏山劉病翁所工詩  
文琴書以窮死其徒三山許閔哀其所作先生極言其變化  
開闔恍惚微妙其形容委折交態馳二嘆有遺音矣宜玩味  
之

楚詞序自屈原賦離騷而南國宗之通號楚辭而離騷深遠矣  
然自原至漢未久說者已失其趣如太史公未能免而劉安  
班固賈逵之言世復不傳隋唐間訓解者尚五六家又有僧  
道鸞者能為楚聲之讀亦漫不復存獨東京王逸章句與近  
世洪興祖補注並行而王書之所取舍洪氏皆不能有所是  
正於是稍加釐括定為集注八卷又因晁氏續發二書補著  
五十八篇所取必其凄凉怨慕者為得其餘韻而以無心而  
寫會者得

慈溪黃氏日抄分類卷之三十五



讀本朝諸儒理學書四

晦庵先生文集三

記

高士軒記取漢世高士不肯為主簿者名同安簿廳之軒云士非有意於自高然其所以超然獨立於萬物之表者亦非有特於外而後高

官書記先生為同安縣學請於都督府方公得書九百八十五卷

射圃記紹興二十五年同安縣有警先生與監統曹沆備西北

隅因作射圃

蘇丞相祠記蘇公熙寧中辭王安石引拔其後與李才元宋次道稱三舍人先生謂學者所宜師也為之立祠



漳州教授廳記教授之職難矣以為易者則苟道也  
牧齋記孔子曰貧而樂又曰古之學者為己豈以飢寒者動其  
心豈以挾策讀書者謂之學哉

歸樂堂記為朱彥實作也大略云或者怵迫勢利而不能歸或  
歸矣厭苦淡泊顧慕疇昔不能忘情豈知歸之為樂或知之  
矣顧前日仕宦之所為有不能無愧悔于心者於其所樂雖  
欲安之不能也然則仕而能歸歸而能樂者亦豈不難哉  
游御史祠記游酢字定夫建陽人明道知扶溝縣召公來職學  
事得其微言於是盡弃其學而學焉

徽廟初為御史未幾為郡江淮間退而閒居以卒揚龜山誌  
其墓所皆書有中庸義易說詩一南義孟雜解既卒四十  
一年當癸未歲延平陳公為郡始祠之學

通鑑室記張仲隆有志與才新一室列通鑑其中日盡數卷求

所以處事之方屬先生為記而先生以仁之說進之愚觀先生  
生嘗作序送仲隆謂聖賢言治以仁義為先而不以功利為  
急得非有見於其心術之偏而逆折其萌者乎

南嶽游山後記先生與張南軒諸公共游將別破約賦詩又言  
詩本言志其流乃幾至於喪志記其說為戒

轉運司蠲鹽錢記福建鹽息歲入緡錢十萬以其一予漕司佐  
州縣用度且市貢金其二為鈔法商人歲輸京師錢六萬六  
千有奇其後鈔法中弛因以委漕司而增其額它用之取具  
於鹽者亦且數倍州縣至不能供 孝廟臨御之五年詔免  
州縣逋負鹽錢九十七萬又詔歲入鈔錢三十二萬者罷之  
鈔額復祖宗之舊逋負指累歲之積使州縣吏無所旁緣以  
漁獵其民遂為記

上蔡語錄後記頃校定上蔡語錄削去板本五十餘章後胡



溪於呂祖謙得江表民辨道錄則凡向所削五十餘章然後  
知為江公所著云

崇安縣學二公祠記清獻趙公嘗為之宰胡文定其邑里人知  
縣溫德諸葛公乾道四年合而為之祠

克齋記大略云性情之德無所不備而一言足以盡其妙曰仁  
求仁蓋亦多術而一言足以舉其要曰克已復禮克之克之  
而又克之以至於一旦豁然欲盡而理絕則其胸中之所有  
者豈不粹然天地生物之心而謝然其若春陽之溫哉此記  
為會稽石子重作最明白當讀

味道堂記為何錫叔京作也叔京之父少受中庸於東平馬先  
生取知味之說故名

劉氏墨莊記劉清之子澄五世祖工部事 太宗沒無餘貲獨  
有圖書數千卷夫人陳氏指以語諸子曰此乃父所謂墨莊

也其後子孫世以文章為聞人而子澄尤篤志義理之學先  
生謂耕道而熟仁者將於是

盡心堂記范伯崇為廬陵錄事取王制語謂刑一成而不可變  
故君子盡心焉者以名堂先生記之云以風曉當出

五夫社倉記乾道戊子先生與劉君如愚勸分以振其鄉崇安  
縣之荒俄而盜發浦城乃請于郡太守徐公嘉得粟六百斛  
予鄉之人无復從盜王公准繼之守是年冬民以粟償官命  
留里中而正其籍明年先生請歲一欵散俾願貸者出息十  
二小錢則施半息大侵則盡蠲之王公報皆施行如章沈公  
度繼之又請倣古法為社倉以儲貯云

雲谷記地在建陽縣西北七十里廬山之顛其入徑在安將院  
東榜曰南澗循澗北上里餘俛入蒼巖多竒石懸瀑又北捨  
澗循山折而東行數百步得石壁瀑布當中而下視諸懸水



為最長徑當其委跣揭而度北入雲谷谷口為閔以限內外  
西循小山而上歷石池山楹桑圃井泉東察折旋南入竹中  
草堂三間是為晦庵東起層嶂右起小山而南峯出其背孤  
秀莫擬俯仰其間不自知身之高地之迥直可旁日月而臨  
風雨也堂後結草為廬稍上山頂北望俯見武夷諸峯作石  
臺名懷仙小山之東南出西下隱隱見山前村落作臺曰揮  
手南循岡脊其上小平曰雲社其徑之東曰西察行東峯至  
絕頂平處俯而四瞰面各數百里連峯有無遠近環合彩翠  
雲濤昏曰萬狀非出人所嘗見也絕頂北下則為北澗矣蓋  
此山脊為崇安建陽南北之境環數百里之山未有高焉者  
耕山釣水養性讀書彈琴鼓缶以詠先生之風亦足以樂而  
忘死矣

名堂室記紫陽山在徽州先君子故家婺源往遊而樂之既來

閩中思之不置以紫陽書堂刻其印章敬以所刻榜所居之  
聽事又其尉尤溪日自病辨急取佩韋之義名聽事東偏則  
取以揭之於寢晦堂者燕居之所也蓋取屏山所嘗字而祝  
之說曰木晦於根春容曄敷人晦於身神明內腴示不敢忘  
先生之教堂旁兩夾室左曰敬齋石曰義齋蓋讀易得其兩  
言曰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未知用力之方及讀中庸見所論  
戒慎恐懼得持敬之本讀大學見所論格物致知得明義之  
端而二者之功一動一靜又有合乎周子太極之論也

建康府明道先生祠記淳熙三年資政建安劉公守建康以厲  
邑上元明道先生少日宦游處也均田塞堤及民之政為多  
脯龍折竿教民之意亦備而兵革变故風聲無復傳者奉祠  
致意而請先生記之先生謂上元之政於明道先生懼未足  
稱揚也然其言曰一命之士苟存心於愛物於人必有所濟



則其中之所存又烏可以小大而議之哉

婺源縣李藏書閣記道之在天下固未有飽食安坐無所猷為而忽然知之兀然得之者也故傳說之告高宗曰學于古訓乃有獲而孔子之教人亦曰好古敏以求之

江山縣學記邑有儒先曰徐公誠叟受業程氏之門人講道于家弟子常以百數

拙齋記趙侯景明守臨川更造所謂秋聲齋者曰非予之拙則孰宜居之哉先生亦曰非予之拙則亦孰宜記之哉抑君子之學以其一而固也是以近於拙極其言則正其誼不謝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是亦拙而已矣趙侯之孝蓋將進此若予之拙乃其材之不足而何足以語此

袁州濂溪祠堂記河圖出而八卦畫洛書呈而九疇叙而孔子於斯文之興衰亦未嘗不推之於天若濂溪先生其天之所

畀而得乎斯道之傳者歟不繇師傳默契道體建圖屬書振極領要而周公孔子孟氏之傳煥然發明於斯世非天之所畀其孰能與於此

靜江府李記學立於唐觀察使李昌夔其後廢為浮屠之室者三南軒始斥而一新之

袁州三先生祠記三先生濂溪二程也紹興初胡文定嘗欲加程氏以爵使列從祀其後建安魏掞之為太宰官又以其事白宰相且請廢王安石父子勿祠近歲乃詔罷所謂臨川伯粵者議臣有能條奏前二議推之以及濂溪則三先生之祠徧天下愚按嘉定間祠三先生罷安石皆已如先生之願望矣所論事久論定正理不可磨滅者非耶

建陽縣李藏書記讀聖賢之言而不通於心不有於身者猶不免為書肆况其所讀又非聖賢之書哉



建陽四賢祠記九江蕭之敏敏中宰建陽問邑之先賢得三御  
史而祠之曰陳洙師道曰陳師錫伯脩曰游酢定夫敏中去  
不數年亦為御史會稽姚寅者宰邑復以蕭配之更榜曰四  
賢

隆興府濂溪祠記謂先生之言其高極乎無極太極之妙而其  
實不離乎日用之間其幽探乎陰陽五行造化之蹟而其實  
不離乎仁義禮智剛柔善惡之際其体用之一源顯微之無  
間秦漢以下誠未有臻斯理者而其實則不外乎六經論語  
中庸大學七篇之所傳也

江陵府曲江樓記張敬夫守荊州直孝門之南鑿門臨白河為  
樓其上大江重湖一目千里而西望諸山亦隱見於雲空煙  
水之外曰此非曲江公所謂江陵郡城南樓者耶扁曰曲江  
先生為發明曠百世而相感之意

龍庵記庵在廬山五乳峯下劉君暉隱居辟穀先生守南康  
屬崔嘉彥因其舊縛屋又緣名潭之義畫諸葛公象堂中既  
而又為嘉彥記西原庵嘉彥嘗以耕戰之策干趙忠簡云  
婺源縣三先生祠記云既得日見先生之貌象而瞻仰之曷若  
遂讀其書求其指以反諸身而行之乎

江西運司養濟院記尤公表及趙公芮捐四方聘幣不以入于  
家合之為錢三百七十萬買田千一百十一畝得佛舍廢址  
增屋并得故僧田六頃為之

韶州濂溪祠記自孟子既沒歷選諸儒以論興復開創汎掃平  
一之功信未有高焉者也

鄂州社稷壇記社者山林川澤丘陵墳衍原隰五土之祇勾龍  
氏其配稷則止為原隰之祇能生五穀者后稷其配風師箕  
雨師畢雷神則唐制所與雨師同壇而祀五者二氣之良能



天地之功用流行於覆載間以育萬物而民生賴焉者  
崇安縣學田記三代士各受田而其入學也有時故自食其食  
至漢元成間乃謂孔子布衣養徒三千而增學官弟子負不  
復限以負數其後無以給之而至於罷若崇安此田則籍浮  
屠之絕者五寺歸之學

石鼓書院記書院在衡州唐人李寬所為國初嘗賜勅額其後  
稍徙而東為州學淳熙十二年潘時復於舊基興書院  
漳州東溪先生高公祠記高公名登字彥先靖東游太學與陳  
少陽伏闕紹興初又與秦檜議不合去為靜江古縣被檄試  
進士潮州策聞浙水沚之所由檣聞大怒奪官徙容州厲疾  
自作理銘奮髯張目而逝後三十年田澹為郡博士始祠於  
學

新安道院記道院休寧宰祝汝玉所為也道之得名正以人所

共由之路而非無事之謂顧其名此乃若專取乎無事無乃  
出於浮屠老子之謂而汝玉未之思耶

玉山劉氏義學記士大夫或徒步至三公能毋為州里災害則  
足矣

上蔡祠記以生意論仁以實理論誠以常惺論敬以求是論窮  
理而直指窮理居敬為入德之門

冰玉堂記曾致虛訪劉凝之舊居為之繪劉凝之劉道原父子  
以陳忠肅嘗館於是也繪而侑之

鄂州稽古閣記取足於心者佛老空虛之邪見

邵州濂溪祠記祠舊以張九成侑潘侯燾始特祀濂溪

信州大成殿記士子習熟見聞知有科舉而不知有孝問

跋

跋胡五峯詩初先生不出仕有浮雲一任閑舒卷萬古青山只



麼青之句五峯譏其有体無用為詩箴之有山中出雲雨太  
虛一洗塵埃山更好之句五年而先生聞之則五峯已死矣  
因為之跋愚按体立則用存体用未嘗相離士君子修身求  
為可用於世此体之立也先生隱居讀書則用已在其中世  
之汲汲於利祿者体之不立用於何有五峯有体無用之說  
似合斟酌此先生跋語有恨不及卒請其目之說歟

跋劉元城言行錄謂公受學於司馬公得不妄語之一言拳拳  
服膺終身不矢故其進而議於朝者無隱情退而語於家者  
無愧詞愚按先生發明元城不妄語極有補世教今世士大  
夫之議於朝者果皆由中之語否耶

書潛虛圖後温公晚著此書及易說皆非全書今其全者先生  
謂贗本也金虜入洛傳令軍中無得驚動司馬太師家  
書麻衣心易後先生指其謂雷自天下而發山自天下而墜皆  
無理之妄談謂一陽生於子月而應在卯月乃術家之小數  
謂破体煉之乃成全体乃炉火之未技謂人間萬事悉是假  
合又佛者之幻語蓋湘陰簿載師愈所著而託名麻衣

跋李少膺脞說三代正朔雖不改時與月而春秋紀春無冰則  
固以周正紀事也石林葉氏又考左傳所記蔡足取麥穀節  
來朝三事以為經傳所記有例差兩月者是經用周正而傳  
取國史有自用夏正者失於更改也詩中月數多用夏正書  
金縢秋大熟亦是夏時此為不改時月之驗甚明但孟子所  
謂七八月乃五六月所謂十一月十二月乃九月十月為不  
可曉

跋黃本仲友朋說謂人倫有五而其理則一而友朋又所藉以  
維持是理

跋歐公帖歐陽公作字如其為文外若優游中實剛勁



跋白鹿洞講義陸子靜來自金溪先生率僚友諸生請為之講而跋之云切中孝者隱微深錮之病愚按象山此時講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分別明白至今讀之令人竦動宜晦翁之嘆賞也象山之來游晦翁之請講友誼藹然豈復有前日鵝湖之氣象哉使象山更加之壽則極高明而道中庸未必不與晦翁一也

跋鄭景元簡六經於死生之際無迷焉蓋以是為常事也獨論語檀弓記曾子寢疾事為詳其言不過保身謹禮與語孝者以持守之方於是見聖賢之孝所貴重乃在此非若浮屠氏之不察於理而徒以亡坐立脫為奇也

書曾子後世傳曾子書獨取大戴禮十篇充之劉清之子澄集其言行雜見語孟他書者為曾子七篇

題法書今人不及古人豈獨此一事推是以往庶乎其能自強

矣

跋朱喻二公法帖書李莫盛於唐然人名以所長自見而漢魏之皆大矣本朝名勝亦不過以唐人為法至於黃米而歐傾側並狂恣張之勢極矣近歲朱鴻臚喻工部者出乃能超然遠覽追亦元常於千載之上

跋蔣邕州墓銘嗚呼世固未嘗無材也惟其生於窮荒下邑既無以自振而又知自貴重不肯希世取寵遂以陸沉下僚

跋周元翁法帖揚者明州僧讀書至老不輟持論甚正當云農家有百錢斗粟之贏必藟藟之與僧乃已民安得不貧故其

住山不營土木不遣其徒仕女疏曰吾不忍助民蠹也

跋黃山谷詩杜子美詩序有言虎溘突變人藩離者變人正謂夔州人耳而山谷詩乃有虎夔藩之句今此頌又用夔觸字按夔踞見靈光殿賦自為蚪龍動貌元無觸義不知山谷何



所據也

書楚辭協韻後大招招魂同韻王岐公亦用處與昭同韻

跋朱秦使狀金虜陰會稽李穎以城降衛士唐某怒甚懷磚石

狙擊不中被執至死罵不絕口越人義而祠之

跋徐來叔歸師堂詩孟子之言正為不知反求諸身者設非上

智生知豈能不藉師友而獨得之哉

跋呂舍人清溪類彙饒節者一旦毀削膚髮矻絕天倫諸公環

視無一能救或乃從史嗟嘆以為不可及

跋余岩起集謂前輩當官立事以強毅果斷為得近年風俗一

變專以醞藉蘊藏圓熟軟美為尚

跋曾仲恭文謂前輩文字議論雄偉故宣和之後建紹繼起危

亂雖極而士氣不衰近歲例以容冶調笑為工無復丈夫之

氣識者蓋深憂之愚按先生當乾淳盛際所感歎已如此讀

而深悲之併記以自厲

跋辨志錄伯恭作此書章責李和御所次略不同

跋尚侯行實天下事有其實足矣又使他人飾虛詞以贊之雖

累千百言亦何所加於其實也哉

跋程子禘說祭法言有虞氏禘禘非也苟非其子雖授舜以天

下之重不可謂之父

跋郭陽醫書寸關尺之法郭公備載難經語而取丁德用密

辨三指之法以釋之竊意指有肥瘠臂有長短或未得為定

論經之所以分寸尺者皆自關而前卻以距乎魚際尺澤今

諸書皆無的論惟千金以為寸口處其骨自高關尺皆由是

卻取若與經文不合俗傳脉訣韻語直指高骨為關而分其

前後為尺寸陰陽之位似得難經本指然世之高醫以其囑

也棄而羞言之



跋道士陳景元詩元祐間王仲至嘗薦景元使校中祕道書范醇夫極論其不可且引王韶章厚開邊時引僧自隨有經略察訪大師之誦今日豈可使自隨有編校大師耶

跋向伯元遺戒自弗教入中國後者一用其法在唐惟姚文獻在本朝則司馬公程張諸君子近世張忠獻始斥不用向伯元少受學於胡文定及啓手足親書戒子孫勿為世俗所謂道場者

書河圖洛書後明堂篇有二九四七五三六一八之語而鄭注云法龜文也則漢人固以九數者為洛書矣

跋吳道子畫所謂天龍八部者亦不免為焦頭爛額之客跋韓魏公帖王荆公書皆如大忙中寫韓公未嘗一筆作行草勢書札於德性相闕如此

跋沙隨帖離騷九章之歎與范增撞玉斗之嘆聲皆近哀訓慶

也亦作上聲故元次山有歎乃曲柳詩亦用此二字音近世乃有倒讀之者又或寫歎為歎誤益甚矣

書釣臺范公記文後人不察復措手中間江子我一記獨書歲月最得體近乃有作記力辨嚴公非素隱者康節和明道詩云安知不是打乖人此言有味也

跋集注杜詩注非蘇公作乃閩中鄭昂尚明偽為之不養出母議嫁母非出也不可無服養之則築室于外

銘贊

講座銘四齋銘鼓銘皆先生弱冠主同安簿時之為也後學可以自勵矣

學古齋銘為周嗣恭作敬恕齋銘為陳師中作求放心齋銘為程正思作皆切已工夫之語亦隨其人之資而告之敬齋箴則先生自警者作聖工夫於斯為至



易五贊曰原象曰述旨曰明筮曰稽類曰警孝皆明古易之所  
以然復卦贊則君子体易之要道也

六先生贊於濂溪贊其啓道之秘於明道贊其會道之全於伊  
川贊其守道之正於橫渠贊其求道之勇於康節贊其窮陰  
陽造化之妙而微不滿於其志物於涑水贊其極堅實博大  
之功而微不滿於其致知然則於斯六者學者宜何先曰以  
橫渠之勇審伊川之正其餘可以次第通

南軒贊許其王佐事業東萊贊稱其溫恭君子

聚星亭贊先生晚年道不行姑取陳太丘寔訪荀朗陵淑淨沉  
閭里粹然盛德之事圖之贊之以自適然寔之孫曰陳群淑  
之孫曰荀彧時皆隨侍擁實膝前後皆背漢從操先生所以  
寓戶門之戒世道之憂亦微矣

表啓祝文

謝表通啓皆和平直叙世之掇拾古語牽對為工者可觀矣祝  
文皆以誠通神明不為文

祭文

祭南軒云兄宜以是行之當時我盍以是傳之來裔其彼此相  
期如此

祭陸子壽略云念昔鵝湖實初識面度兄不可遽以辨屈知兄  
必將返而深觀逮予辭官兄乃枉教相與極論道合志同

碑銘行狀

劉子羽忠顯公劉鞞之長子佐忠顯公守越破方臘守真定却  
虜與張魏公密謀誅叛將范瓊魏公使川陝以為上賓富平  
之戰爭之不得果敗魏公退保興州子羽單騎出秦州用吳  
玠守和尚原卒全蜀境以蔽上流其後魏公入相大議北討  
使公察虛實公還言虜未可圖已而淮西軍果亂及論和戎



非久計秦檜罷之歸遂薨

龍學吳明可少客臨安一日聞士女傾都南下皆行哭失聲云宗留守死矣公為嗚咽為詩哭之語甚悲壯即日傳播郵亭傳舍處處題寫名以此顯

觀文劉珙子羽之子也為礼官時秦檜以符讖議進謚其父不時往其為中書時繳還左降御史杜等老之詔及力止楊存中為江淮宣撫其帥湖南時平盜在政府時除福建鈔蓋歲額二萬萬罷江西和糴及廣西折盜米錢又蠲諸路積逋金穀巨億計知建康奏閣夏稅六千萬蠲秋米十六萬六千餘斛臨薨戒不得用浮屠治喪

張南軒神道碑首言聖學不傳言理者歸佛老論事者驚管商近得吾敬夫而天下士乃知理未始不該於事而事未始不根於理次言公明復繼大義次言公歷仕為嚴州奏蠲丁錢

錢緡為吏部奏罷發運均輸為廣西經略奏以鹽息什三予諸郡出漕司緡錢四十萬以半為諸倉買鹽之本半為諸州運鹽之費邑管斗入群蠻中則為之簡補兵備究買馬橫山之弊奏革之為江陵府捕姦民之舍盜者斬之簡閱兵籍以請得祠終年四十八

直秘閣范如圭神道碑如圭字伯達為武安推官白其帥將斬人之誤曰柰何重易一字而輒數人之命為秘書正字却虞使之館泊上手書武檜曰公不喪心不病在柰何一日為此若不改圖必且遺臭萬世通判荆南府不為戶部催積逋白後帥奏蠲之知泉州蠲屬縣負課十三四

黃中美不受張邦昌偽命移檄而去當時不約而去此者亦四十八人

旌忠愍節廟碑靖康時故簽書張忠文公叔夜以南道之師千



里赴難事不就絕食死其後虜窺關陝知同州鄭威愍公驤  
嬰孤城以死守二公衣冠皆葬信州之境紹興二年守臣求  
嘉王自中為奏立廟請額云

煥章王公神道碑公名師愈婺州人父喪貧不得窆族欲火葬  
公號泣不食者數日分教臨江郡守延僧果說法獨不往聽  
繼南軒守嚴州乞免丁絹錢而止輸本色除金部使督諸郡  
積逋緡錢七百萬公曰此錢徒有名耳督之未必有得而文  
移一下所擾者不知幾人持其事不下遂出知饒州郡歲輸  
米十二萬石於建康後為總所移他處道里之費無所取公  
力請無得改撥為福建漕蠲汀州宿逋而下其益直且損合  
解緡錢五萬留州以寬之

義靈廟碑方臘之亂台守趙資道其丞李景淵謀遁去戶曹  
公膺奮義死守卒全其城後又保南都守陳蔡云

劉屏山墓表忠顯公劉鞅之子名子翬字彥冲嘗通判興化軍  
退居屏山下盡棄人間事自號病翁者十七年而終年四十一  
七晦翁少從之游告以不遠復者吾三字符

劉龜年放之後宰武陵部使者以治行聞于朝秩滿止詣銓注  
官而歸不一見丞相臨終召諸子告之曰觀星曆書吾殆止  
此汝曹勉旃毋為門力羞

令人羅氏常所服札衣橫帔如民間法

安人王氏其夫范灌閱具獄從旁曰母憐淹畧之勞使彼負汝  
世之寃也

白水劉致中名勉之幼入太學時蔡京方禁挾元祐書致中陰  
求竊讀棄錄牒見元城龜山請業南渡後特詔詣闕秦檜不  
使見上止令試策後省遂謝病歸是為晦翁婦翁且少師事  
之云



魏元履名炎之嘗客衢守章傑家會趙忠簡公薨海上歸葬常山傑怨趙公又希秦檜意速繫其家元履以書進傑徑歸後以遺逸詔守太學錄異時宰官不與諸生接元履日進而教誨之請廢安石父子勿祀而祀二程數以政事責宰相罷歸

持奏李君云臨事無陰據利便之心

端明黃中字通老其先有名膺者自光州固始入居邵武至公十二世矣公初受族叔祖潛善奏陰後率進士第二名使虜回言虜治沐湯思退以沈介不言而公言之大怒三年而完亮入嘗對財賦半入內帑請悉以歸左藏有詔更以內藏激賞為左藏南庫六和塔成宰相命達官書四十二章經獨公不預

翁蒙之為常山尉郡守使魏趙忠簡家往來書疏蒙之密令焚

之而後搜其後張晉彦以子孝祥贈天下忤秦檜逮繫獨去家貲得白金百兩遺之此傳點謬詳本檜文

郭份從事湖南運司有羨緡錢十萬欲獻之朝公曰此非可繼也督運常德阻山溪輕裝淺舟水陸俱進

慈溪王庭秀女嫁任賢臣賢臣攝武昌有俸饋如真太守告其夫曰異時貧甚宜不聊生亦且至今日矣今幸粗足何以是自污哉其孫為任希夷

石子重為同安丞縣以旱請蠲租太守怒檄君杖主吏君移書

太守曰杖吏細事耳所繫則大民今皇皇無以為命縱不能救忍復籍其口乎知武進郡守欲為寓第屬役於縣君不可

曰吾為天子牧民豈為若人治第者耶

篤行趙彥遠名善應汝愚丞相父也生朝必哭於廟有欲為禮者號泣向之其配李氏嘗割股以愈姑之疾



江介為進賢令曰民飢而令食之猶子飢而母乳之也敢幸賞  
乎會詔蠲半租白部使者程大昌曰但減其半則整畸就盈  
全戶輸一升者名減五合猶輸一升若自全戶三升以下悉  
蠲之則貧民被實惠矣有旨新沿道廩置君言廣西馬歲不  
過三十綱網不過五十疋新圍乃度為容二百四十疋者亦  
何為不察兵吏之盜其廩而必病民以曹其屋  
劉平甫名珥病翁先生之子補官餘三十年亦未嘗一日仕州  
縣世濟隱德云

黃洵清臣為廣東運判罷官估除市籍蠲口賦十五萬蠶之役  
州縣者悉免之使使湖南凡非法取民如茶租如甲札如戶  
帖如乳香如茶引一禁絕之

黃瑀宰永春縣士子上謁者接之於李一毫之私不敢及平生  
非其義雖寒且饑不可得而衣食閭俗多火葬哀號不肯在

臺社萃若相好其子名幹是為勉齋先生

括蒼潘景憲與東萊為同年進士年高於東萊而師事之子自  
覺登第曰此足以代我矣遂致其事

左司張維南劾人每謂符離之役失於輕率而人心終不以為  
非四郡之棄急於休息而人心終不以為是其治靜江平易  
近民治軍甚嚴禱祠不於佛老將漕江東為營屋二萬三千  
間先為一間於治舍用是計徒庸為左司曰都司助調鼎實  
幾微所關若是貼紙即涉筆書不問可否安用我輩耶

宋若淵初有欲移公漕臺者公曰欺君誣祖吾不忍也嘗監永  
康軍味江徐或勸獻其贏曰獨不為後人計耶知神泉縣幅  
紙書負且民無敢後邑產黃雀歲供諸司以百萬計公請罷  
之嘗因輪對請損宗戚歲時賜子貴臣給使宣借百司吏祿  
之費



金華潘時自其叔父中書公良貴起家而命之官嘗知興化文  
官道士求勅額挾簽樞張說屬公上其事公不可興築洋城  
陳霸二斗門及木蘭陂以溉田歲飢募客舟予錢傳糴而寬  
其期使私得一再往返入對乞蠲州縣民間舊逋而內出禁  
錢以補上供之缺常使戶部支計有餘則州縣寬而民力紓  
矣廣南大溪山斗入海中以魚鹽為命時置都鹽使者禁之  
公曰爭小利起大盜將誰使任其責耶拒不行公娶李莊閩  
女而文嫁史彌遠以賢稱公常謂摧茶鹽非古法不忍盡以  
律令從事

李閣李名椿父升進士起家官至朝奉軍難以救父被傷卒公  
奉母南走年十五五十二方改秩以初任衡山尉繼為衡州  
判官遂家於衡嘗見胡文定公退與其諸子言曰椿願天下  
人無不唯是之求張魏公知之遂辟以為屬委以經畫

張公嘆實材之難得公曰豈可厚誣惟不惡逆耳而甘遜志  
則庶其肯來矣張公再相公勸之去不忍決果罷公知鄂州  
墾荒田移廣西提刑罷所復昭州金坑後湖南運判賑糶損  
配數行部罷諸常從者所至川取吏卒使令除檢詳泔簽書  
張說所主買馬舍邑就宜及招軍數最之說遷左司言三衙  
兵有用當益諸州兵無用當銷之術死亡勿補它時一  
以御前兵分屯出為湖南運副咸桂陽月椿錢歲萬二千緡  
而損民稅折銀之直免戶部配鬻乳香衡嶽廟火公言天實  
厭其非制請毋復屋而築壇以望不報除農卿言朝廷戶部  
自分彼此告借索還同市道願革而正之兼臨安府奏巨  
瑞及沒入僧私宇三月解去知婺州會詔市牛筋五千斤公  
奏一牛筋總四兩是欲屠二萬牛也上為收前詔為吏部侍  
郎與吏約所予奪悉疏著令既行而未允重坐吏嘗奏保淮



則楚州既昭昭信濠梁渦口花雷正陽光州皆不可不守保  
江則高郵六合瓦梁濡須巢湖北峽亦要地知太平州言和  
州惟利商筭輒穿支港以內舟首尾皆屬之江此自隳天險  
上亟命塞港六十九致仕再帥湖南賑荒撫軍力請應配者  
抵坐加役流髡鉗三年免母黥涅使得自新免竄逸免遞送  
廣至恩召和氣議者笑其迂不行歸老衡之橫塘居官儉而  
法官燭不入中門家人不用公家供帳方魯覲位使相竟不  
往謝有言太尉不柰李某何者曰誠無奈其不顧官職何生  
正夫正夫生大謙道尹京各第  
婺源勝殊子璘初預薦以所得勸駕孔贖士族女之落倡家者  
范如圭伯達胡文定甥在館論事與時相不合請奉祠十年  
張魏公行狀公諱浚字德遠唐相九齡弟節使九皇十四世孫  
祖紘慶曆中率茂材異等陳禦戎策欲以陝西河北河東割

兵屬將父咸元祐舉賢良方正其後章惇因之罷其科更置  
宏詞公當 二聖北狩馳赴 壽聖於南京在維揚言虜且  
至汪黃不之信既渡江留吳門禦賊唱義兵誅苗傅劉正彥  
撫定淮盜將慶兵數萬請撫關陝與劉子羽誅范瓊而行富  
平既敗用二員保蜀朝廷遣王似貳公公奏似不可用辛丙  
劾罷公會虜入寇復起公視師於邊聞公用宵遁遂拜平章事  
撫沿江兵平湖寇薦韓岳可倚大事劉豫入寇公排衆議却  
之 徽廟凶問至奏發喪興師鄺瓊叛去公乞去而秦檜主  
和賅公永州公自永力奏和不可恃起知福州虜敗盟公部  
將劉錡成順昌之捷檜召錡還賅公連州居四年移永州檜  
誣公與李光胡寅等謀大逆凡賢士五十三人皆預獄上而  
檜死公因星變應詔言事檜之黨沈該萬俟卨湯思退等復  
謫公於永又四年歸潭虜亮兵至起公知建康用張子蓋破



海州之圍規取山東

孝宗立欲用公而史浩沮之公力爭

上用公都督公命李顯忠出濠州趨靈壁邵宏淵出泗州趨虹縣賊方將舟師出淮陽中原震動歸附日至顯忠聞虜大至引兵夜歸虜初無一騎過宿者素主和者因而抵牾湯思退令尹穡論嚴公虜索四郡上復大拜公兼都督然猶用湯思退尹穡詆公愈力公再罷至死而王業終偏安祖宗百世之讎至今未之能復矣

丞相陳俊卿請人為御史奏將不知有威士不知有恩効湯思退揚存中罷之乞用張忠獻請減大札浮費及冗官妄用隆興初參贊張公都督既歸會錢端禮起戚里駸駸入相公弗附端禮建國是之說公力詆其非端禮卒不相公參大政會洪邁述淵觀言鄭聞當除右史遂賞於上以淵觀與同列劾奏洪邁效伎斥之乾道四年大拜薦虞允文為右相允文建

請朝陵寢公議不合求去允文遂遣使竟不得要領而曾觀

亦召還歷使相躋保傅士大夫莫敢有言者

籍溪先生胡憲字原仲入大孝與白水劉致中竊誦伊洛書揖諸生歸隱以特召入言虜必敗盟元臣宿將惟張浚劉錡在疏入即求去

先生父吏部公行狀諱松字高年既脫場屋放意詩文既而用

力於河洛之學以胡世將謝克家之薦得召試論中興事會

張理去國時議欲撤兩淮之戍公力爭及秦檜主和公又

力爭檜使言者罷公乞自請祠屏居建溪討尋舊學以終

延平李先生諱侗字愿中劍浦人聞郡人羅仲素得河洛之學

於揚龜山而從之游謝絕世故餘四十年會閩帥玉山汪公

以書札來迎卒于府治年七十一二子友直信甫登進士第

羅博文生歲始用碎盤一無所顧獨前取性理書展翫久之



陳良翰請核兵籍以豐財用省堂選以抑奔競論湯思退姦邪  
誤國張浚精忠老謀及張罷而湯主和議虜大入幾不可支  
太宰諸生數百人請召用公及胡銓五十明等而斬思退王  
之望尹檣洪适謂之四姦思退等雖敗然邊備遂不復張天  
下至今恨之

奉使朱弁先生族祖也靖康應募使虜與後使者洪皓誓守節  
凡十六年紹興癸亥約和公乃與皓及歷陽張邵同歸為檜  
所抑卒於臨安府白龜池寓舍曆智果院後張定叟為之遷  
葬積善峯下而先生狀之有聘游集

公移

南康公移諭民言寬恤之方教民修孝弟之行訪錄先賢興修  
洞亭汪孝經庶人章使民持誦揭律文別籍條禁兄弟爭財  
勸農織采於稼穡之事救災先切於流徙之戒納苗減市例

減斗斛約東禁差夫抑打酒及社倉之條畫具焉

浙東客次榜刺宰不敢徇情不許投書獻啓  
除永嘉秦檜祠移文略云究其設心何止誤國天不誅檜誰其  
弱秦尚使有祠無乃未講雖捐田以示濡沫恐出市恩然設  
像以廁英賢何以為訓

州縣牒州察已判須經通判職官方得行遣縣官逐日聚聽公  
共食押然後施行愚謂必得其人可也否則事愈滯而聽吏  
各求賂矣

漳州榜爭競些少結成仇讎細民如此已足嗟傷間有士人亦  
不免此何忍一切以往後惠文為事而不深求所以感發其  
善心者哉請自惟所訴或涉虛偽或無大利害仰早悔悟降  
心相從○曉諭居喪持服勸諭女道還俗及勸諭事目戒龍  
岩縣拒捕



潭州諭詞訴條自必經書鋪必守限日諸廂收領不許隔宿街市作開監納先下拳錢訴上戶占據田業不拘入務南嶺寺觀山不許斫伐

晦庵先生續集

書

答黃直卿書誤率偽孝人許令首正○又書率狀說不係偽孝鄭明州欲薦潘恭叔恭叔對以必於章中刊去此語然後敢受鄭亦從之揚敬仲大不以為然○又書云前此率徒真偽難辨今得煖煉一番夾雜者無所逃矣○陸子靜謂游夏不能盡弃其孝以從夫子惟琴張曾皙我皮真有得於夫子○又書陳君幸門人曹器遠來不免極言其孝之非○儀禮疏義家鄉邦國四類已付明州人編入○不應率之說終所未曉試固未必得一試亦未害又書云今歲欲便不應率何其

勇也然親闈責望此事恐未得自專○二孫鉅鈞又煩教誨做得依本分舉業秀才足矣

答蔡季通講論徒為虛語臨事只是舊習其實懼焉○廟議今廟不成廟即且依程夫子說自高祖而下亦未為僭○極星福州只廿四度福州至此已差四度自此至岳臺只差八度豈非天旋地轉閩浙却是天地之中耶○諸友相聚一日之間須着一兩時辰作科舉外工夫○龜山語錄諸疑皆中其病然二先生語中亦皆有如此處必記者之失○致曲者非致夫曲乃因曲而加功觀過者非觀夫過乃因過而觀理○何見得上下察是隱處當時便合引上天之載無聲無臭以明至隱之義不應却引鳶飛魚躍至顯之事為言見得說不行此無可疑也○八音金石為綱領絲竹匏土包括於中革木無當於聲律但為樂之節○王朴不知變律之法自中



呂再生黃鍾則因不得不為黃鍾之半以為清聲矣但今交  
半等律亦生於極其本則十三弦者皆黃鍾耳又前書云王  
朴以一為正以一為變未知變律之說故以其半為清○韓  
詩學提陬維上文角根為辰卯則此當為寅位孟陬東北之  
維○白鹿若野人立張讀書即有田亦無益耳○檐子輕重  
他人不覺惟於不起者自知之耳○法器都未見都昌一二  
人好資質念得蘇文熟了壞了見識又書法器固不敢望著  
實讀書者亦少

與蔡伯靜天經孰若一大圓象鑽穴為星而虛其常隱之規以  
為甕口乃設短軸於北極之外以綴而運之又設短柱於南  
極之北以承甕口遂自甕口設四柱小梯以入其中而於梯  
末架空北入以為地平使可仰鏡而不失准體○史記曆書  
大餘之數第二年即差小餘之數第三年即差

答劉韜伯浙東學者修潔可喜者多楊敬仲孫季和皆已薦之  
諸葛誠之兄弟亦時來相聚但我見太重○小兒不知作文  
能入律否又書云欲招一人教諸孫須得兼通經義聲律不  
得已只能作義亦得○韓文因方李申尊信閣本及舊本反  
將諸家校定者交改考異一書專為此發

答劉韜仲督賦正是索千金於乞丐之夫亦無下手脚處不恤  
則得罪於民不辨則得罪於上官

答趙都運今所謂理財豈復有義正是豪奪耳

與田子真謂是者還是非者還是非方是自然之平不別是非而  
但欲其平此元祐之調亭元符之建中所以敗也

答尤尚書表龜山靖康論事頗多汪文編時楊家子弟避禍請  
刪去李侍郎不見故長編不載和靖論講和亦不可不載○  
禹貢論得之開豁甚多歎服無已恨未見畫圖



答江隱君辨精義入神云義者宜而已精猶察之云爾神則於事物所宜毫釐委曲無所不悉有不可容言之妙

與鄭景實云仙游故相葉公之為縣月計所須令民以漸輸送故縣帑無餘積而月解無餘欠正當法此稍寬縣道愚往歲見今端明陳公叻知慶元量月用以均之縣晏然無事其用此法耶抑暗合耶

答劉德脩參同契絕無善本近校得一通令人刊行

與方耕道謂幕客正要蚤晚從容審鑿忠益又云官吏縱弛亦當以漸整頓豈容一旦遽行商君之令乎

答盧撰乾力行其所已知而勉求其所未至則循循有序日有可見之效矣

往坡帖與儲行之云遇事有可尊主澤民者便忘軀為之禍福得喪付與造物○陶通明乃陶隱居別號獨樂園詩作淵明

字誤也○吾黨例多困窮只得存活得過便是十分亨泰矣

與方伯謨偶記揚敬仲答人書云恭惟其官讀聖人書既飽而可笑然亦多著題也

與陳彥忠易自伏羲始畫八卦文王重為六十四作繫卦彖辭

周公作繫辭辭孔子作彖象文言繫辭說卦序卦雜卦而彖象繫辭分上下是為十翼舊說如此承問及之

答李伯諫書云欽夫言仁及太極解屢勸其收起印板託子孟解

雖無鄉時過高之失而寬縱草率絕難點檢○通監綱目漢末接三國託其脩南北朝屬張允善分修

與長子受之云只勤謹二字循之而上有無限好事又云大凡

禮數務要恭謹詳緩此係遺從

跋

跋魏丞相使虜帖 壽皇屈已和戎豈其獲已然非丞相壽春



公之深謀壯節猶幾不足以成之豈興事造功之果為不易耶

答問

答劉韜仲問抑下惠自信其直道而行不以三黜為辱批云得之

答李孝述問大李既知復慮而後得批定靜安是未有事時曾次洒然慮是正與事接處○又問一物未格便覺此一物之理與吾不相入既格之後便覺彼物之理便為吾心素有之理批云極是

玉山人浦城劉尉觀光出先世所得帖淳祐庚戌附刊建安

與劉德華允迪蒙喻義李記不欲但以勢榮祿利為言故不復

叙植柱之名餘篇皆南唐詩流改

六經之文皆道秦漢以後之文鮮復關於道甚者害道韓文公始復古文而猶未必盡純於道我朝諸儒始明古道而又未嘗盡發於文至晦庵先生表章四書開示後李復作易本義作詩傳面授作書傳分授作禮經疏義且謂春秋本魯史舊文於是明聖人正大本心以破後世穿鑿凡例謂周禮周公未必盡行於是教李若非所宜先於身事一句無預提挈綱維疏別緩急無一不使復還古初六經之道賴之而昭昭乎如揭中天之日月其為文也孰大於是宜不必復以文集為矣然其天才卓絕李力宏肆落筆成章殆於天造其剖析性理之精微則日精月明其窮詰邪說之隱遁則神搜靈擊其感慨忠義發明離騷則苦雨淒風之變態其泛應人事遊戲翰墨則行雲流水之自然究而言之皆此道之流行猶化工之妙造也程夫子有言



觀萬物而後盡化工之妙思故一一伏讀之而抄記如右  
孔子元氣也孟子泰山岩岩氣象也故孟子於議論排  
闕之間亦有隨時而異者而晦菴先生似之如荆公誤  
國東坡處謙先生平日蓋所屢言及汪玉山主張蘇李  
太過先生則又寧以荆公為賢故讀先生之書者其別  
有三如語類則門人之所記也如書翰則一時之所發  
也如論著則平生之所審定也語類之所記或遺其本  
旨則有書翰之詳說在書翰之所說或異於平日則有  
著述之定說在然議論固至著述而定若其欲復凶刑  
恐亦不可不審蓋天下之義理無窮先生未嘗自足李  
者所當參考而謹思咸淳八年五月十一日後李黃震  
再書於臨川郡齋

慈溪黃氏日抄分類卷之三十六



